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七

列傳

銚期

銚音

銚期字次况潁川人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感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

徵徇蒞時王郎檄書到蒞中起兵應即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踴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義

目大呼左右曰趨文云趨與舉同衆皆披靡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期先登陷陳手殺五

十餘人被創中額攝憤復戰遂大破之期父曰按情為馬扇汗○王郎滅期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

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令更始失政海內無所歸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萬人思漢之心則

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遠前趨邪光武即位封安成侯○時檀鄉五樓賊入警陽內黃又魏郡大

姓數謀欲反鄴城帝以期為魏郡太守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弟陸謀欲反緇城迎檀鄉或以告期期不

應者三四期乃召問能能叩頭就死期曰為吏僕不若為賊樂者可歸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能行不得

陸陸不勝愧憾自殺以謝期期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賊郡中服其威信拜衛尉期望重於信義自為將有

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期書武將出

子期於殿門期頓首車前曰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固與卒益忠侯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世好文法少為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父奇之遣西學長安光武過潁陽霸

實客上謁曰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及

光武為大司馬以霸為功曹令史貢父曰按功曹有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

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弩力疾風和勁草及王即起光武在剡即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華人將以擊即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說文厭手相笑也厭又支反厭音霸慚憊而還光武南馳至泚沈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漸音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詭曰水堅可渡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未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如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為軍正至信都攻拔即郡霸追斬王即封王御侯○從平河北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飲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實父曰按文脫衣可省以飲之躬親不宜復有以字武即位以霸晚兵愛士可任拜偏將軍東討周建於垂惠緣茂將兵救建出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易擊霸曰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激一切之勝惟一切猶也令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不得戰乃引還營建克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拜上谷太守匈奴烏桓寇盜尤數詔霸與杜茂治虜狐道狐口雄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卒

祭遵祭雋界反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亞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光武過潁陽遵進見事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令遵奉法不遵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責之責猶也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時潁郡太守張豐舉兵反四年遵與朱祐耿种俱擊之豐功曹孟宏宏左執豐降初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

之既執當新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推破之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竟無所恨諸將皆引還○六年與耿  
弇等伐公孫述時隗囂不欲漢兵上隗解說解故此以爲解說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九年  
春卒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絺布被夫人裳不加綵  
帝以是重焉長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博士范滂上疏書昔高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  
分功著錄勳臣頌且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賜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  
無窮陛下以至德受命封賞功臣同符高祖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坻先登抵  
上深取略陽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此言遵清名聞於海內原白著於當世身無奇衣家  
無私財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臨死間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  
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雜詩又建為孔子之後奏蓋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  
樂守死善道者也臣愚以為宜論叙眾功詳按該法以禮成之諡成侯其後會廟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  
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從弟彤

祭彤 事光武廟守

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家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  
武初以遵故拜為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傷之以彤為儒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彤  
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一遷襄贛令贛音音時天下未平盜賊公行彤至誅破奸猾襄贛政清  
疆書勉勵○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疆成數入塞帝以彤為能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  
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彤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乃使招呼鮮卑示  
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

審欲立功雷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劾即擊匈奴斬首詣都其後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為人質厚重毅體貌絕眾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永平元年偏何擊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徵為大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美彤清約賜錢百萬帝嘗以為可屬以重任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孔子曰自吾得由也恐言不至門是非聖師和○後伐北匈奴坐涇漚下獄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采簿上所得賜物帝推重彤方更任用嗟歎久馬鮮卑烏桓追思彤無已每朝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立祠奉祭焉

互注啟匈奴之權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勤於後亦一時之志士也見梁威震北方聲行海表見東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且臨守偏海政務穠俗穠古猛反徵人請符以立信人謂徵也胡猶數級於郊下至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書之故音所也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敵也嚴也  
贊曰期啟燕門霸水滌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抗遼左邊廷懷和

任光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更始以光為信都太守王郎起郡國皆降獨光不肯發兵城守世祖自薊還損不知所向聞信都為漢拒邯鄲即馳赴之光聞世祖至大喜即開門與李忠萬修卒官屬迎世祖拜左大將軍世祖作檄文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自日之間兵眾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

封阿陵侯

任魏事和帝

隗宇仲和光子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卹宗族收養孤寡章帝初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即位憲憲策確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懼隗獨與司徒袁安同力舉力持重處正鯁言真誠無所回隱

互註漢塞北擊匈奴隗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非社稷之計見袁傳

李忠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

黃今萊州縣

元始中以父任為郎以好禮修整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

莽改信都曰新博郡尉曰屬長

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屬從攻下縣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所以乘大驢馬及續被衣物賜之色更而音曰驢○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忠母妻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封中水侯驢驪○遷丹陽太守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招懷降附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喪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語道五萬餘口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

萬修

萬修字君游扶風茂陵人更始時為信都令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迎世祖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封槐里

侯

邳彤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為王莽和成卒正彤分鉅鹿為和成世祖徇河北彤舉城降王郎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問世祖從劉還失軍欲至信都乃選精騎迎世祖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眾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遂震燕趙之地况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令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墜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難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通鑑考異曰從書都彤傳邯鄲城民不肯背城主字皆作成東紀作邯鄲捐按文意城皆當作成邯鄲成謂邯鄲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後大將軍○常從勢成也成主謂王郎為心成之主也戰攻信都復反為王郎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同也公乃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遣將攻拔信都彤家屬得免封靈壽侯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斷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遇議者欲因二郡之眾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為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劉植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王郎起植聚兵據昌城聞世祖從劉還過關門迎世祖以植為驍騎將軍從平

河北封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更始拜騎都尉令安集趙魏會世祖至邯鄲純即謁見世祖遷接之會五即反世祖自薊東南馳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奉迎時邯鄲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室懷異心乃燒其廩舍世祖問故對曰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之今邯鄲自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猶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從子邯鄲又破銅馬世祖即位封高陽侯後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備位列將爵為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劾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邪迺拜東郡太守視事數月盜賊清室居四歲坐免○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少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胃為軍吏耳治郡迺能見思若是乎封東光侯卒謚成侯

互註諸將上尊號光武不聽純曰士大夫從大王於矢石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不正位號恐士大夫絕望則有去歸之思光武深感其言見光武記

朱祐

祐作福避安帝諱貴文刊誤曰按註引東觀記安帝諱則此人當名祐前後皆誤矣

朱祐字仲光南陽宛人少孤歸外家劉氏往來春陵世祖親愛之及世祖討河北以為護軍祐侍從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陳世祖即位拜建義大將軍○祐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眾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某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以此怨之建武十三年封高侯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又奏宣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後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



先升講舍後軍駕幸其第帝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

景丹

景丹字孫卿馮翊轘陽人王莽時與四科有從行能言諸丹以言語為固德侯相更始之為上谷長史與

寇恂等將兵歸世祖拜偏將軍從○王郎將兒宏等自五縱突騎破之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

乃見其戰學可言邪世祖即位詔莽可為大司馬者羣臣所推唯吳漢及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

其人也然吳將軍有連大策之勳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乃以漢為大司馬丹為驃騎大將

軍封轘陽侯帝謂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轘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

耳○會陝賊攻破弘農丹時病帝以其奮將欲令強起領部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

重卧以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十餘日薨東觀記曰丹病薨上笑曰聞壯士

王梁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為孤奴今與吳漢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野王令世祖即位讓選大司空而

亦依行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史記衛元君自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於是擢

梁為大司空擊赤眉別校降之擊五校破之入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

而水不流有司劾奏之以為濟南太守定封亭成侯

杜茂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初歸光武於河北即位拜大將軍擊五校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三郡

清淨道路流通詔茂屯田晉陽以備胡寇時靈芳與奴連兵寇邊因發茂率兵候烽火方城邑稍

稍來降芳遂亡入匈奴封侯之遺侯

馬成

馬成字君遠南陽棘陽人世祖拜揚武將軍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帝以成勤勞徵遺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封全椒侯

劉隆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眾侯宗室也聞世祖在河內追及於射犬拜誅虜將軍討李憲守南郡太守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剋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也此欺帝怒時顯宗為東海公年十二在帷後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隆坐徵下獄免為庶人○明帝以中郎將馬援擊交趾封長平侯吳漢營隆行大司馬軍事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三十年定封慎侯卒諡靖侯

傅俊

傅俊字子術潁川襄城人世祖徇襄城俊以縣亭長迎軍拜為校尉從破王尋等封昆陽臨威侯

堅鐔

堅鐔字子俊潁川襄城人為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即位拜揚化將軍與萬修徇高陽諸縣而董訢反宛城鐔乃引軍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棄城走鄧奉反新野時萬修病卒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

苦每意輒先當天石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具服封合肥侯

馬武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更始拜振威將軍與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既罷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驚怯無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據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因從擊虜賊武常為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帝後與功臣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于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子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據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閑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道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色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讎者

互註撫鳴劍而抵掌志馳伊吾之北矣

宮見咸論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知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已上華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其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滌之送并桓世管仲開先趙之同列文朝光武可謂兼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屈其亦有管仲屠狗輕猾之徒推嬰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河衛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縲何信越終見推嬰道戮不具然乎自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郅之高勳

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格正也以上何者直繩則虧衷恩舊校精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末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故未遺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善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張良曰陛下起布衣又曹故而郭伋亦識南陽多顯統武以復為并州故因言當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具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高密侯鄧禹  
好時侯耿弇

陽夏侯馮異  
標陽侯景丹

東光侯耿純  
慎侯劉隆

祝阿侯陳俊  
合肥侯堅鐔

中水侯李忠  
昌成侯劉植

廣平侯吳漢

雍奴侯寇恂

高侯祭祐

安平侯蓋延

朗陵侯臧宮

全椒侯馬成

參差侯杜茂

淮陵侯王霸

槐里侯萬修  
山桑侯王常

膠東侯賈復

舞陽侯岑彭

潁陽侯祭遵

安成侯姚期

揚虛侯馬武

阜成侯王梁

昆陽侯傅俊

阿陟侯任光

靈壽侯邳彤  
固始侯李通

安慶侯竇融

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績思又庸功是存有來孽后捷我戎軒宛變龍姿騰景同毓紀受猶親受之龍也諸將亦景編成而來之功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八

列傳

竇融事光武

竇融字固扶風平陵人早孤以任俠為名莽末為渭水將軍莽敗融以軍降更始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於是辭鉅鹿圍出河西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裒羗虜其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議曰今天下擾亂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議既定而各謀讓歲以融世任河西為更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河西民俗本質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當隨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誨奴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融遂顯也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賜遠未能自還時魏霸先構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霸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遣劉鈞奉書獻馬帝賜融璽書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會寫反違司馬席封問行通書帝復賜融書所以慰籍之甚備融既深如帝意乃與璽書責讓之為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殲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以外屬國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帝出自賣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此皇太后神靈上天佑漢也從天水來者為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嗚呼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羞士則曠若登峻非忠孝慈誠孰能如此大兵今當東西將軍其

抗厲威武以應期會八年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與大軍會高平融  
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通注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  
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遂共進軍囂眾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  
安豐陽泉安安風四縣貢父曰案文多安字此縣名葉而已封融為安豐侯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報曰  
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及穰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皆客相隨駕  
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引見就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  
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帝不許二十年  
坐免二十三年行衛尉事竇氏一公兩候三公主四二十石相與並時親戚功臣莫與為比融在宿衛十  
餘年卒謚戴侯弟友之子固

互註昔在西州甚得羞胡腹心見狀

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後步末反故卒亦以投天隙投會天遂蟬蛻王侯之尊去  
故至貴也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微功趣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及遠權寵恟恟似若不能已  
歟音稅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度可言矣

竇固

竇固字孟孫少以尚公主為黃門侍郎好覽書傳喜兵法貴顯用事襲父友封顯親侯顯宗時天下又安  
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拜奉車都尉出酒泉塞固至天山擊呼衍王呼衍其姓固  
也有種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慮城明年復出至門擊西域遂破白山降車師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  
信東觀記曰羌胡見其美肉未幾人人長跪前別之血流肅宗徵為大鴻臚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嘗賜  
補問進之於固固為始不嫌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

租稅實累巨億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卒諡文侯

互註馬援謂曰凡人為貴當使可畏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見馬援傳

竇憲竇融子

竇憲字伯度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侍中弟為黃門侍郎兄弟親幸貴寵日盛莫不畏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陰喝也陰於禁反後發覺帝怒召憲切責曰深恩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趨高指鹿為馬令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庸道耳憲懼后為殺服謝乃得辭使以田還主雖不絕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司馬溫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奸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復救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奸而上不知之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改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入主之深戒也

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內幹機密幹古出宣語命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睚眦解反初永平時謁者

韓杆當考劾父歎言文曰案文憲遂令客斬杆子以首祭勳家齊錫王子都鄉侯暢暢字子都之孫章之子也

得幸太后憲懼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

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耿秉為副出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

渠北鞬海於是日逐等率眾降者二十餘萬人憲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憲當亮聖明登覽玉堂納于大麓而書注曰麓也惟清緝

熙乃與耿秉迷賊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虜虎之士城山神獸形也史記曰如爰護六師營南單于

東烏桓西戎氏羌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輻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位以威神玄甲耀

日鐵甲也前書曰朱旗絳天蓬陵高關下鶴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敵血尸遂以染錫蓋馬尸懸

也然後四校橫徂呈流慧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遠汲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

涿郡跨安侯水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皆雙溝之上以據高

丈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天聲起分音士屬茲所謂一勞

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鏖王師兮征荒裔鏖美勤凶虐兮截海外夏

其遼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嶠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員者熙帝戴兮振萬世憲乃班師而還

遣渠諷秦金帛道北單于宣明國威單于拜受乃遣弟奉貢人侍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

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拜憲大將軍封憲冠軍侯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

耿夔任尚等為爪牙節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由是朝

臣震懼望風承旨節疊與憲女婿郭舉皆相交結出入禁中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中常侍鄒

衆定議誅之捕疊舉下獄誅收憲印綬遣就國迫令自殺

互註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懼見任肅宗謂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試請見之憲屢履迎門揖為上客北擊匈奴袁安等上書以為匈奴不紀邊而無故勞師非社

稷之計見哀擊匈奴有功還為大將軍威振天下見前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

居者惟聞官而已見宦者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為桓郁宜令人教授以崇本

朝見桓

東漢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眾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大半矣而積虜未之勝後世循傳其良將豈非以  
身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澗之曲銘石負鼎厲  
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豈末譽以降其實也降損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  
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帷之間非復搜揚側陋選眾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衛青本平陽公竇將軍  
主家童所生念咎之日謂太后問乃厲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謂其理曰失旦  
之鳴復思一鳴何意裂膏腴享榮華乎東方朔稱用  
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竇將軍 竇玄珠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融集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臨書見手跡數居  
善何量見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  
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論不輟太僕鄧康聞其名為之請欲與文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也時學者  
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老子為守藏史後為柱下史四方所  
記文書皆歸柱下言東觀經籍多也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順帝  
初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為貴人擢章屯騎都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

贊曰惻惻安豐亦稱才雄提挈河右奉國歸忠孟孫明邊伐北開西音憲實空漢遠兵金山懸苑龍庭  
鑿石燕然形狀  
連也雖則折鼎王靈以宣

馬援字元武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氏馬服者言能  
服馭馬也援三兄况余員並有  
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嘗愛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况欲就邊郡由况  
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况卒援行服莽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虜轉游隴漢間嘗  
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困處田牧至有牛馬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

貴能施賑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及莽敗避地涼州隗囂以為駿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於蜀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威陳陞衛以延援入欲援援以封侯屠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若弗修如偏人形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蒼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蒼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歡援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東觀說援中黃門引人時上在宣德殿帝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而無下但情坐故云簡易也真也帝甚壯之援歸置問京師得失援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讜語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關遠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辭前世無比蒼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

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也以五字為文當渾全以求其意不當分析而求其義設有馬絕世難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有之而美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馬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美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謂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謂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而行之實未易蓋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威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誠非可以淺心小智窺非可以常才近用到也故聖人有同是道者堯舜文王而已矣後世欲狀人之通儒不泥者必曰無可無不可窮究要歸則纔足謂之無不可耳援亦於東所常談不嘗深考仲尼之微旨不足怪也學者則不當過矣

今上好吏事勤如節度又不喜飲酒蓋不憚白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遣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

隨恂歸洛陽○會黨用元王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責黨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嗣乃上疏願詣行在所陳滅黨之術帝召提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黨將高峻任禹之屬為陳禍福以離黨友黨劉曰黨文友當作文○八年帝自征黨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援因於帝前聚米為

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黨東大潰自莽末西羗寇邊人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來獻秦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拜援隴

西太守援擊破先零羗於臨洮○時朝臣以金城破羗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羗以西城多完罕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羗在涅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

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鳩候鳩小居也字或作鳩一古反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息以待下貢又曰按此不成文理一古反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

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始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羗欲旅距旅距不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常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羗反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

笑曰燒虜何敢犯我燒虜即羗也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人為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反援還更其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使○援為人明鬚髮

眉目如畫關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交趾女子徵側反徵側與徵氏之女也徵為朱蒼人封亭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

為王拜提仗波將軍南擊交趾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軍至浪泊上與賊戰數敗之斬徵側傳首洛陽封斬魚侯乃擊牛醢酒醢宜所反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

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周禮卑人為車御款緹馬緹猶羸也言形貌羸也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

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席未滅之時下潦上霖毒氣重蒸實父曰案文仰視

飛禽點點墮水中此點墮說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獲先諸君軒佩

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擊徽側餘賞焉卷平鳴嶺也漢廣州記曰援所過輒為

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漑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較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略越

奉行馬將軍故事略者越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

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飛行地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

遠近之難臣常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

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其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鑄作銅馬

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更名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斯中騎者居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鬚丁氏身中

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初援軍將至

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督援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

死於邊野以馬羊農戶還葬耳能許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援謂邊檢實固

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責滿致愛固亦幾不免○

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大人奈何不為禮援曰

我乃松父友也松父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維補南瀾辰

深入軍沒援因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怒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

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征五溪初軍次下雋字反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

從充昌容則塗夷而運速取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隘其喉咽○三月進營壺頭賊

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崖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歎舒與兄弇書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音以是失利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責問援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怒追收援印綬○初兄子嚴救並喜議詳支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襦申父母之戒婦人之禮新理曰即今之香學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謹約節儉原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勤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勤也勃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鶩為勃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勤也○初援在交趾常領蓋以實用能輕身省怨以勝瘴氣南方意欲實大提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琛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同郡朱勃上書曰援謀如涌泉執如轉規南渡江海僅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書奏報歸田里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况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音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雲臺在南宮也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

四子康防光客卿

馬客卿

客卿幼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外右訥而內沉敏據甚奇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為

虞卿字為子  
卿故取名焉

論曰馬援騰登三輔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見人之謂智  
日見之謂明

馬廖 事顯宗

馬廖字敬平以父任為郎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為衛尉時太后躬履節儉廖慮美業難終上疏以勸成德政曰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侈費不息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政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劍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纖鉅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言父曰意文有未幾則不當 鄙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太后深納之○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有司奏封廖恩讓不得已遂受封為順陽侯

互註謹焉自守不訓諸子楊終一書戒之廖不聽後坐誹謗見楊

馮計 事肅宗

馮計字肅宗馬防字江平肅宗拜車騎將軍肅宗恩與九卿絕席數言政事多見採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子鉅當冠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雜俎自臨冠之防兄弟貴盛資產巨億嘗買京師膏腴美田

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巨街路多聚聲樂曲度編之比諸郊制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有司奉防者俚論  
僭坐克

馬巖

馬巖字威卿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因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弟敦字孺卿亦知名俱居鉅下  
三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肅宗即位拜中丞冬日食巖上封事曰日者眾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  
曰無職底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則陰盛陵陽方今判  
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  
塞耳祿取財賂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信送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書年老優游不案吏罪於是臺府習  
為常俗更共因養通也以崇虛名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如此  
綏御有體災眚消矣帝納其言拜陳留太守巖下車明賞罰發茂縣郡界清淨

馬稜

馬稜字伯威援族孫舉孝廉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殺貴民饒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蠲漢賦稅興  
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東觀記曰稜在廣陵增入江海化焉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略越西屠燒種徂年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社以興康之三趨防

遂驕陵左氏傳曰宋正考甫三命蒞茲恭一命而後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父祖皆至郡守茂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  
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心知其

謬嘿解與之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送馬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遷審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譽善而教口無惡言更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愛其米肉遺者謂謂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凡人之生羣居雞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及莽居攝病免歸郡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知更始政亂乞骸骨歸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案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論曰建武之初雄臺方擾越呼者連響盟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倥偬窮困也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閣立館何異哉於是趨情歸道之貴越關阻損宗族以排金門者眾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怨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于

魯恭 弟章加安帝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世吏二十石祖父匡王莽時為養和有權數號曰智囊匡設六卷之法以父卒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踣不絕聲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丕俱居大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為諸儒所稱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經明得召與辯且議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躬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



牛主訟於恭恭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數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亭長乃慙悔還牛於是吏人信服卽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廉察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親久然而起與恭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和帝初拜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光祿勳遷舉清平莫能枉其正永初元年復拜為司徒初和帝未下令春秋得按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曰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臣愚以為決獄按考皆以立秋為斷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恭議曰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後卒施行恭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著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解舉者乎終無所言

互註以誠信篤實使人不欺見備史傳

魯王事帝

魯王字叔陵性沉深好學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王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為當世名儒建初元年舉賢良方正遷新野令州課第一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有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後蓬中散大夫時賈逵薦王道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召見諸儒王與賈逵等事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杜也陛下既廣納羣寮以開四聰無令葛荒以言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再遷為侍中卒於官

魏霸事和帝

魏霸字務卿濟陰句鉤陽人世有禮義霸少舉孝廉和帝時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據史有過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訶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怒謗訟遂息

劉寬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延熹八年拜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再行縣止息亭傳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熹平中為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披酒睡伏帝問太尉解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弊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音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羹汗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

互註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敢見偽

史傳

贊曰卓魯欵款情愬德馮仁感昆蟲愛及胎卵寬霸臨政亦稱優緩

伏湛

字光武

伏湛字惠公瑯琊東武人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也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奉祿以賑鄉里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徵拜大司徒封為陽都侯時賊徐異卿等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降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類

沛猶不可遠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後坐策免杜詩上疏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漢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容觀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髻髮厲志白首不衰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十三年徵勅尚書擇拜吏曰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鬪子隆

### 伏隆

伏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時張步據齊地拜隆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隆移檄羣盜皆降張步遣使隨隆上書其冬復使於步隆招懷綏輯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鄴生即拜步東萊太守而劉永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隆遣間使上書曰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後步殺之人莫不哀悼焉

### 侯霸字七武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莽初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遣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某年至乃敢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會更始賊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拜尚書令時無典故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奏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為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薨謚哀侯臨淮吏人立祠四時祭焉

### 韓歆

韓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不能容嘗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免歸田里帝稍不悻復遣使宣詔責之歆永固請不能得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

獻一葉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成禮其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除其葬禮

司馬溫公曰昔高宗命說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夜求之惟懼不得焉惜乎宜光武之世而韓欸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後歐陽欽戴涉相代為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位

宋弘 事光武

宋弘字仲子京北長安人弘少而溫順哀平問作侍中建武二年為大司空所得租奉分贖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封宣平侯帝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帝每燕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說悔於薦舉召譚讓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悅說譚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弘當譚見貢文曰葉文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傲之○時帝當合作當婦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聲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今天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謂根心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蔡茂 事光武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哀平間以儒學顯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選事中丞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

後與竇融俱徵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建武二十年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薨于位年七十二  
○茂初在廣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三編問謂差誤為極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寶寶避席  
慶曰大殿者官府之象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  
得秩秩也袞職有關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為司徒

郭賀字光武明帝

郭賀字奮卿雒陽人賀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晚習故事多所巨益拜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便  
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奮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粉行  
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

馮勤字光武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曾祖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祖  
僮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算術光武  
除郎中給事尚書在事精勤每引進帝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  
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笑不厭服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遷司  
徒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  
其見親重如此

趙熹字光武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少有節操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  
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論粟積豈能負重致遠乎熹角如蒲

即除郎中使詣壽陰李氏遜降更始悅謂熹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光武拜平原太守擢舉義行誅黜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屨有年百姓歌之拜太尉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熹益正侯

互註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熹以為太學辟雍宜皆兼存見報

年融事顯宗

傳

年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少博學以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茂才為豐令縣無獄訟為州郡最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永平中為司隸多所舉正百僚憚之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融經明才高善論議帝數嗟歎以為才堪宰相明年為司空舉勳方重甚得大臣節

韋彪字光武肅宗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高祖賢宣帝時丞相桓帝時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廡寢服竟羸瘠膏立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肅宗拜大鴻臚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詔下公卿議彪議曰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漢文之吏八人之罪編工治尚鑄細鍊使之成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聞聞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彪以吏多苛刻為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鑑審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謙讓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塞正有補益於朝者二千石視事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帝納之

贊曰港霸登庸維寧兩邦

港平原太守霸淮平大戶

淮人孺慕徐寇要降弘實體遠仁不忘本謂不忘禮禮委意政多迹彪

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表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九

列傳

宣東

宣東字巨公馮翊雲陽人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建武初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節略苛細百僚敬之東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嘗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幃什物宣父曰案文文先解相後所得祿奉蠲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帝敬惜之宣父曰案文敬當作慰

張港

張港字子季扶風平陵人於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港偽詐港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建武初為左馮翊修典禮設條教化大行後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港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港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居中東門候舍時人號曰中東門君

王丹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家累千金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情嫻者恥不致力重反丹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逆讓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輩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愆邑東漢時

道為大司馬出使匈奴通辭於丹丹曰無徵為太子少傅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植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道甚悅之今寄緘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陳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建武中為大司徒司徒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若據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後病歸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屈辱不憚煩也良慙自後連徵不應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李支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東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倚齋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張湛不屬於偽之諛斯不偽矣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為郡吏莽敗客河西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為持書平音治字平懷已後作持後人又妄改平字也林雖拘於囿而終不屈節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風俗通曰俗說鹿車載弟喪追數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衛宏長於古學及見林闕然而服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



卷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衛子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文遂行○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左右中即將及五周密敬慎選舉稱平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林奏曰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漢初詳曉是得破敵為國斷彫高樓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果桃李之饋集以成賊臣愚以為宜姑舊制帝從之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

論曰夫威強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己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為敬饜循行馬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郭丹事明帝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慨然數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更始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果來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詩歎曰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黃堂太守之廳事永平中為司徒卒

范滂

范滂字子嚴沛國人有清行初為滎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兒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錫之地可除奉祿以為後世業滂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

吳良事顯宗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為御史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鷦上壽詣稱太守功德良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詔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飲容而止○東平王蒼辟為西曹薦良曰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恭儉安貧白首一節臣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鴉位之罪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今以良為議郎

承宮事顯宗

承宮字少子瑯邪姑幕人少為人牧豕徐子威以春秋授諸生宮過廬下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後之棠陰山肆力耕種木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永平中徵拜中郎將數納忠言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乃以魏應代之

鄭均事肅宗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兄為縣吏頗受禮道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足初中徵應高書數納忠言後以病告歸帝東巡過任城過幸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為白衣尚書

趙典兄弟溫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父戒為太尉封尉亭侯典少篤行隱約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父卒襲封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吊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且烏鳥反哺報德况於士耶遂馳到京師大鴻臚執處其罪而公卿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許之兄子溫○溫字子柔初為京兆丞數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時為司徒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於社典以義黜宮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桓譚事光武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父成帝時為大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習五經皆誥誥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世祖即位拜議郎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處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見前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踪人可定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銅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人是以眾人慕劬不耕而食至過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高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罪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人多而地力盡矣書奏不省○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上疏曰今諸巧慧佞教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其事雖有時合譬如下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屏羣小之曲說迷五經之正義帝不悅○後詔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識決之何如譚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出為六安郡丞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一本道二王霸三東輔四言體五見徵六禮非七啓蕭八祛敬九

十六學道錄  
正有上下

馮衍子節 第七武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更始遣鮑永安集北方以行為  
立漢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田邑詣洛陽獻璧馬因遣使招永衍永衍  
忿邑背前約衍迺遺邑書曰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委質為臣雖有二心挈  
瓶之智守不假器神氣也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自是與邑有  
隙○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帝怒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  
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遣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執徒其鄰人  
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普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而並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  
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以行為曲陽令○建武  
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一曰顯文德二曰優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  
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後陰與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與之交結帝懲西京外戚廢客其皆以  
法繩之行由此得罪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  
毀之則疏舉之則親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董仲舒言道德見好於  
於公孫弘李廣奮而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  
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豈不難哉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  
自論曰馮子以為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時變化協制夫豈  
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史記司

詞 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則略抄小之禮，湯伏人間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願嘗好，傲僕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懷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難賒之息，謂卿大夫以上以其能 策得賜冰，故言伐冰也。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况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處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退而幽居，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引仙傳，赤松子服水玉，能入火燒風上下。上隴阪，陟高岡，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感道廢，遽傷德，分崩夫，觀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諷其道。驪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然有大志不感，感於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行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揚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陵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棄於懷，貧而不棄賤，而不恨年，雖瘦隻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子豹。

馮豹事蹟

馮豹字仲文，以詩春秋教於山下。力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際，或從昏至明，肅然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約勅令勿驚。

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行之引，挑妻之惡，得矣矣。納妻皆知取譽己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行如之詞，若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贊曰：諱非謙，術行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夫。諱，諱也。體兼上才，榮微下秩。

申屠剛事蹟

申屠剛字臣卿，扶風茂陵人，質性方直，常慕史鮪。鮪字子魚，汲黯之為人，平帝時主莽專政，朝多猜忌，遂

隔絕帝外家爲衛二族不得交官剛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爵輕其親陛下宜昭然覺悟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伏念及本朝光武躬聖德舉義兵繫行天爵所當必推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宜上應天心下聽人望爲國立功豈不納遂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置書曰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夫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徵幸此何如哉書不納剛到拜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妄安遠豫諫不見聽遂以頭朝乘輿輪帝遂爲止朝詔以頭○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聖太子宜特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病去官

鮑永事光武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更始徵還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光武即位徵永不從既知更始亡乃發喪罷兵但幅巾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處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累幸富貴故悉罷之○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拜永魯郡太守擊破之唯別帥彭豐等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會觀因此禽之○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瘡傷之後乃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百姓安之○徵爲司徒校尉以事勳良不敬良帝也朝廷肅然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疆禦帝常曰貴

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永行縣路經更始墓下拜哭盡哀而去。帝聞之不平，問公卿曰：「秦使如此，何如？」張湛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拜兗州牧。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眾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弊也。

鮑昱事光武

鮑昱字文泉，拜司隸。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奉法守正，有父風。○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子德。

鮑德

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與多感德，乃修起橫舍，橫舍又備備豆脯，躬行禮奏樂，又尊養國老，宴會諸儒，百姓勸服。

鄧暉

鄧暉字君章，汝南西平人，與同郡鄭敦隱於弋陽山中。暉志在從政，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而父老堯舜乎？」叔曰：「吾足矣。」暉告別而去。○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暉拒闕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問暉曰：「火明遠，遠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敗東中門，候為參封尉。○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旬，古植上以身行火，火為之滅。暉異之，以為首舉。

贊曰鮑永沈吟晚乃歸正志遠義全先號後慶申屠對策鉅博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蘇竟光武朝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光武即位拜代郡太守後拜侍中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為寇而劉龔為其謀主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曰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又與仲况書諫之於是仲况與龔降○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馬援班彪並敬重之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

楊厚順帝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父統習天文推步之術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者伏縣界棠澤太守使統為郡求雨即降樹厚少學統業順帝做到長安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危宜蠲法改憲之道及消伏災異三遣侍中拜議郎○後稱病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年八十二卒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為立廟

郎顛

郎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父宗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星算謂善天十分日之七八十分為一日能望氣占候吉凶○顛少傳父世業明經典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

朝夕無倦順帝時災異屢見顛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謹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

流化興政也方今時俗奢佚淺思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修禮遵約蓋惟上興華文變薄

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瀾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

箏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無災自頃繕理西苑修復

丁巳年六月廿七日庚辰



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宮盡力致美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票  
郵貧人賑贖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  
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天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  
久陰而不雨也又今立春之後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刑罰必加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  
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以此消伏  
災責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  
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綱數也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顯條便宜七事對一事惠僂遭  
旱修政自勅下鐘鼓之懸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二事夫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賢譽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  
助聖化三事孝文皇帝締袍革履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  
幸甚五事春秋曰有星孛於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罰又謂大辰北極亦為大辰所以字一  
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六事竊見今  
月十四日乙卯虹貫日凡見於春者政變帝也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內災七事陛下即位之元紫宮  
驚動歷運之會時氣以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傳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臺詭顛曰對曰白虹貫日政變常  
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帝又言當大蠲法令或云變帝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對曰方春東作布  
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春暉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  
冬之政行乎春夏此其變帝之咎也自文帝省刑通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如江河  
當使易避而難犯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是知變帝而善可以除災變帝而惡必致

於異今年仲夏來年人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政可改元所以順天也。○顯又薦黃瓊李固曰割舟剡  
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  
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臣伏見瓊軌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珠經籍通游夏之藝履履膺閉之仁  
潔白之節情同皎日元精所生王之佐臣若任以時政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書奏拜郎中辭病不就

襄楷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災異尤數楷詣闕上疏臣聞皇天不言以  
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臣切見自春夏以來  
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晉南陽太守成瑨晉志隆嘉祐  
其所誅剪皆合人望而陛下遠加考選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司而嚴破  
謹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願賜濟  
問極盡所言尚書奏楷所言破律下司隸論刑

論曰古人有云善天者必有驗於人而張衡亦云天文曆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襄楷能仰瞻  
俯察察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  
做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

贊曰仲宣術深浦車屢尋蘇竟飛書濟我舊陰襄郎災戒實由政淫

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少有志行世祖即位拜雍州牧轉為漁陽太守漁陽民多猾惡冠賊充斥伋到  
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遠迹在贖五

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起徵拜潁川太守召見帝勞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濶九里冀京師并  
蒙福也假到郡招懷山賊遣歸附農○後調為并州牧過京師引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  
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假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  
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假問兒曹何自  
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假謂別駕從事計日告之  
劉口計日當告又草文云當字下文  
多一當字上文問者何若當字無理  
行部既還先期一日假為違信於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杜詩事光武

杜詩字公君河內假人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教縱兵士暴橫民間詩勅  
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祭服○遼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  
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排者拜文治鑄者為排以吹皮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壘古字通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  
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初禁烟尚  
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所以明著國命欲持威重也愚以為軍  
旅尚興可立虎符以絕姦端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諫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

孔奮事光武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建武中守姑臧長  
時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劉曰葉文益當在徒字上  
被徵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賊斂牛馬  
器物追送奮一無所受○拜武都太守為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  
中稱為清平

張堪事光武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拜郎中使送去輪詣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珠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尉撫吏民蜀人大悅○拜漁陽太守匈奴嘗入漁陽堪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孤奴開稻田八十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樊顯進曰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珠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歎息

廉范事顯宗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范叩頭曰臣愚憚以為漢已伏誅不勝師貨之情罪當萬坐帝怒解問曰卿廉願後邪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舉茂才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虜患威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執火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熟食於寢中起食於中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制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作編平生無襦今五袴○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盧江掾嚴麟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世伏其好義初范與廉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廉廉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心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若夫高祖之召欒布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從誠君道所尚然情

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王堂事安帝

王堂字敬伯廣漢郡人舉茂才永初中拜巴郡太守吏民生為立祠○遷汝南太守搜財禮士乃赦據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叢才識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議求當不復妄有將教郡內稱治

蘇章事順帝 兄曾孫不章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職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順帝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察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章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兄曾孫不章

蘇不章

不章字公先父謙為郡督郵時李暹為美陽令貪暴為民患謙察其賊謙遷金城太守歸鄉里漢法克罷守令非詔徵不得到京師謙後私至洛陽時暹為司隸收謙詰掠死獄中不章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馳到魏郡掘其父冢斷頭以祭父墳士大夫多譏其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何休方之伍員郭林宗論曰子胥憑闔廬之威雪冤怨舊郵豈如蘇子力唯匹夫功隆千乘當之於員不以優乎

羊續事靈帝

羊續字興祖泰山平陽人為南陽太守入界羸服問行親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虐吏民良猶米逆知其狀郡內震懼時權豪多高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

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績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靈帝故以績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緇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

賈琮事靈帝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舉孝廉再遷為京兆尹貢父曰案無京兆縣又未可為舊交趾土多琛產明璣翠羽犀象瑤瑁異香美木之屬前後刺史率無清行財計盈給輒復求遷故吏民怨叛○中平初交趾屯兵反三府舉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簡達良吏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後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塞之百城聞風自然蜂震其語感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陸康事靈帝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舉茂才遷武陵太守靈帝欲鑄銅人詔調民田畝欲十錢康上疏曰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蠲災自生珠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哉書奏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免歸田里○子績任吳為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傳

贊曰後牧胡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民作謠言奮馳單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在西南堂任良賊二

蘇勤烈羊賈廉能李單拒策城隕衡音彭兵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九

東漢

二

二ノ  
三ノ  
四ノ  
五ノ

六ノ

東萊先生東漢洋節卷之十

列傳

樊宏族曾孫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父重世善農稼好貨殖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侵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皆至巨萬而賑贖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弟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年八十餘終○宏少有志行世祖即位封壽張侯宏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華本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

論曰昔楚項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若乃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廉以崇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哉

樊準

樊準字幼陵少勵志行修儒術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隆準上疏曰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藝學為養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光武中興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明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德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舉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瞻之良華首之老每燕會則論難行術共求政化詳覽羣言嚮善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



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遵孝經化自聖躬流及遐荒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寒暑多重習談之辭談論也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帝實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太后納其言○永平之初拜鉅鹿太守時饑荒之餘人庶流迸隸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晷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羗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轉河內太守時羗復屢入郡界車輒將兵討逐威名大行元初三年卒於官

陰興 字光武及明帝

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弟其先出自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道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建武中為黃門侍郎甚見親信興與張宗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遠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世稱其忠帝後召興欲封之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並蒙爵土誠為盈溢拜衛尉輔導太子二十三年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帝親臨問羣臣能不興曰席廣陰嵩雖行明深踰於公卿顯宗即位詔曰興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其以興子慶為嗣陽侯音○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園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殖大至三世而遂繁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譽氏世篤陰亦戒倜倜苗胤傳聽聚紫

朱字 光武及明帝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光武拜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不從其命

以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伯通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

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奈何以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

津多見其不知量也寵愈怒攻浮轉急會耿況遣騎救浮浮得遁走○帝以浮為執金吾帝以二十石長

吏多天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建武六年有日食之異浮上疏曰日者眾

陽之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若陽上不明則千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

家禮記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疏通知達書之教也潔靜精微易之教也恭儉莊敬禮之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鴻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

事者也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然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更謂積

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前書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帝氏因為姓即倉庫吏之後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

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擢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夫尋其視事自淺未足昭見其職

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購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十石及長吏迫於舉

劾故華飾詐偽以示虛譽斯皆脅陽騷動日日失行之應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墜壞願陛下遊

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十石

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遺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史下

吏浮復上疏曰陛下信刺舉之官魏鼎輔之任有所勅奏使加免退覆案不闕三府罪謫不蒙澄察陛下

以使者為暖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使者刺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為能在

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感衰貽後王也夫事稽久則吏

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閔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浮又以國

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大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先達太學造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免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舊事嘗賦博士必廣求詳選是以博學明經唯賢是登學者勵精遠近同慕帝然之為大司空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淳事者單辭謂顯宗怒賜死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寧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傳豆之事則有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嚴和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死而無賜辱象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嚴和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死而無賜辱

嚴和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死而無賜辱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其先魏之支別食萊馮城真文曰萊當為萊音乃為萊耳因以氏焉光武拜郡令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奮起郡賊延褒等攻圍縣舍魴率士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擊行闕處知魴力戰嘉之曰此健令也褒等聞帝至將其眾請罪帝悉以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時每有盜賊並為褒等所殺無敢動者縣界清淨中元元年為司空

虞延

事光武及胡考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後遷洛陽令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信陽候陰就乃訴帝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

趙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社鼠也今考實未竟宜盡法成大呼稱枉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後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八年為司徒陰氏中傷之延自殺

鄭弘事帝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少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見而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拜騎令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謝丞書曰弘勤行德化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快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闓曰鹿為吉為此時未為遷為尚書令舊制為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為憂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請史即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元和初為太尉時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周章事帝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仕郡為功曹時竇憲克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太守欲謁之章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駛乃止憲誅公卿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責舉孝廉永初元年為司空鄧太后立安帝章以衆心不附遂密謀廢太后立平原王事覺賜自殺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常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國之託武帝欲立昭帝乃盡周德之萬夫之望王魚絕天之壘地有既安之勢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悻乎如令君器易以下議即斗筭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舛用降帑延感歸囚鄭實然偏代相為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謀

梁統事光武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性格剛毅而好法律更始拜酒泉太守更始敗統與竇融起兵保境謀共立帥遂推融為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鄯郡建武十二年統與融俱詣京師拜太中大夫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曰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自是以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剝肌之法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他皆率由無革舊章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弄吏弄法故事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稱所引因不妄矣班固畧而不載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陛下權時撥亂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軌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遂寢不報出為九江太守吏人畏愛之子竦

梁竦事顯宗

梁竦字叔敬坐事徙九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賦顯宗後詔還本郡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無譏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繁鬱不得意嘗言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肅宗

納其二女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諸寶孫梁氏得志譖殺二貴人而陷竦死獄中孫商

梁商 多順帝

商字伯夏順帝選商女為后拜商大將軍自以職屬居天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陳覽陳龜為掾屬舉國周舉為從事中郎京師翕然稱為良輔每有饑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於貧餒而性慎弱無威斷願溺於內豎費節等用事遣子冀與為交友病篤勅子欽以時服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子冀嗣

梁冀 多冲帝反留帝

冀字伯卓為人高肩豺目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商罷拜大將軍冲帝崩冀立冀帝帝少聰慧知其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惡之令左右進鴆如煮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噉粧墜馬鬢折腰步齟齬笑齟齬立以為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軒車埤憤狹冠埤頻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壽性甜忌能制御冀冀甚懼之冀大起第舍彈極土木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窗牖皆有綺疎青瑣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廣闊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冀不語決之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不平之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謀誅冀遂殺冀印綬冀自殺諸梁無長少皆棄市百姓稱慶收冀財貨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允滿而能以恩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樞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與政垂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雕弱之期而匡朝郵患未聞上術懺悻之音載謠人口雖與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厄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况乃傾側孽臣傳亂凶嗣以至破

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算

地與曹註定 許路先武

獲親幽憤升高累數百恨善柔冀逐貪亂

張純事光武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高祖安世宣帝封高平侯父放為成帝侍中純襲爵土建武初詣闕得復國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官光武曰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二十三年為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為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祭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也殷漢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東曹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詭譎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禘祫遵定○時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業七經議明堂圖七經謂詩書禮樂春秋論語河間古辟雍記孝武泰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榘祭上言宜立辟雍明堂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雨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今宜及嘉時博唐帝之典端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勳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狩封禪于岱宗于甫甫子吉自安世至吉傳國八世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遺類封者莫如為此

曹褒事漢宗及和帝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父充持慶氏禮為博士顯宗即位充上言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天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瓊瓊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詔改太樂官曰太子○褒結髮傅充業帝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舉孝廉還園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他郡盜來入園界吏捕之太守馬嚴馬嚴殺之褒勸吏曰絕人命者天亦絕之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嚴奏褒忠弱免官○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詔曰河圖稱亦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九謂光武十謂明尚書瓊瓊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孝經鈞命決曰三皇步五帝禮三五軌每見圖書中心慙焉褒知帝旨乃上疏宜定文制著成漢禮章下太常太常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詩述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詔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召褒條正褒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為百五十篇上之

致堂胡氏曰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也禮因人情為之節文樂以勸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繼周者皆不免於損益夏質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義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難知罪仁且知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入而已曹褒之世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未有常者故憤然欲正之而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



儒運以年歲猶度幾乎不大遠矣或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才數用問遞歲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識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以舛駁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選克留意章而有之其成就乃作惜哉

會帝崩和帝即位張酺等奏哀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莫博物識古為儒者宗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探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啟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故

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

作明發謂登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風德之事也而業絕天算譎異端斯道竟復墜矣

業絕天

帝等哀禮制禮遂不行

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成莖異調中都殊絕

孔子為中初等制為養生送死

况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故章斯固

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樂襲而新音代起律謝臯蘇而制令亟易

修稱舊文獨何稽焉禮

云禮云為其然哉

鄭玄等書帝及獻帝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造太學受業師事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張

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

進者五十餘生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玄善算乃從見玄因從質疑問畢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

東矣○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義理深遠不可破左氏

膏肓殺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鐵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人吾室操吾子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  
范升陳元李有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劉瓛及玄谷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雲集末黨  
禁解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屢假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桓公制國為二十  
以居士也越有君子軍越王司政中分其師為左右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  
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如其高皆稱公然則公者仁德  
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  
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後自徐州還  
道過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紹客多養俊  
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應劭亦  
歸於紹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  
闕卻有慙色○建安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北齊劉暉高才不遜傳論玄  
賢人唯玄以識既寤以鐵合之知命當終其年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纍曰長為龍已為蛇歲至龍蛇  
合之蓋謂此也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凡百餘萬言玄實於辭訓通人頗識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  
為純儒門人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皆如其言玄子益思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  
曰小同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  
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  
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是暉祖父暉  
為豫章太守每考先儒

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

賈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伯仁先歸聲我國祭 禮也純履玄定義乖衰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報

孔書謂六經也鄭止

謂書禮不行也

鄭興子康事光武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學者皆師之建武中徵為太中大夫明年日食興上疏曰國無善政則譴見日月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多舉郭伋可為太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謀矣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御之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無所非也帝意遂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鄭眾事顯宗

眾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兼通易詩知名於世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廷虜欲令拜不為屈單于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迺更發使隨眾還帝復欲遣眾報之眾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今復銜命必見陵持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種衆獨拜帝不聽眾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詔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事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召為軍司馬

范升事光武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光武徵拜博士時韓歆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升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無因得立退而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大史公遺戾五經課孔子言及左氏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陳元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以父任為郎建武初議欲立左氏淺末不宜立元上疏曰至晉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下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臣竊見升等所言皆斷截小文嫖躑微辭以年數小差撮為臣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決瑕璲擗捨其弘美所謂小言破道者也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誤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則天下幸甚書下其議升復與元相辯難卒立左氏學○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府時江馮上言宜令司隸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師臣者帝賓臣者霸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賈逵 事顯宗 肅宗 和宗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從劉歆愛左氏春秋逵傳父業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倣儻有大節叔儻尤明左氏傳詞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顯宗重其書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召遠問之對曰昔武王紂父之業為鷹在岐宣帝咸懷我秋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肅宗詔逵入講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條奏曰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識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

教以左氏和帝以遠為侍中內備帷幄兼領秘書其見信用○遠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譏焉故不至大官

互註馬融嘗訓左氏春秋及見之曰曹君精而不博見馬融傳

### 司馬均

司馬均字少賓東萊人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執令祝少賓祝祝曰爭曲直者蠅言設祝少賓心不直終不敢祝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

### 汝郁

汝郁字叔義陳國人性仁孝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抱啼泣亦不食母嘗之僅食宗親共異之因字曰義為魯相以德教化百姓攝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遠為諸儒宗亦徒有以馬爾雖為儒宗而不為帝所極諫以不善諫流亡鄰興以遜辭僅免賈遠能附會文致最甚賈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 張霸字楷 孫炎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年數歲而知孝讓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後博覽五經孫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霸舉孝廉為會稽太守郡人有業行者皆見擇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煙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霸始到越賊未解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謡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更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遷侍中時后兄鄧騭貴盛聞霸名行欲與交霸不答眾人笑其不識時務子楷

張楷

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風儒借造門為車馬填街徒從無所  
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  
山南遠有公超市五府建辟舉賢良不就五府太僕大尉司徒司空大將軍順帝下詔告河南尹曰楷行慕原憲操操夷  
齊輕貴樂賤富跡幽數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裴優亦能為三  
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優行竊作賊事覺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以事無驗見原子陵

張陵

張陵字處冲官至尚書梁冀劾入省陵呵叱令出勅虎賁冀劾奏冀詔以一歲俸贖百僚震然初  
冀弟不疑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謂曰昔舉君過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  
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眾馳一介爭禮禮幃升元守經義偏情較霸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

舍成市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桓榮子都 玄孫典 彬 事光武明帝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少學長安貧無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顧宗始立為  
皇太子選求明經世祖召榮令說尚書其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人使授太子貢父曰榮文入使當作使人每朝會  
輒令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博士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溫恭有蘊藉

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一筆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後禁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  
獨舉手捧以拜帝笑曰此真儒生也○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上意皆言太子  
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  
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太子太傅榮為少傅賜  
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三十年拜太常榮初與  
桓元卿同饑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咄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  
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顯宗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自執葦每  
言輒曰大師在是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謂明堂靈臺辟雍前書音義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氣故謂三雍拜榮為五更子郁嗣  
論曰張佚許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眾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恥受  
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而佚廷議感援自居全德意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貪子有功見疑樂羊為魏  
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東其子而遣之憂樂羊踐之盡一孟而攻故中山西巴放廢以罪作傳孟孫獲得履使秦西巴持之具轉而攻中  
本乎真情若人者能以此察則真邪幾於辨矣

桓郁中顯宗 和帝

郁字仲恩以父任為郎顯宗以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帝自制五家要  
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東觀漢記曰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後今郁永平中授皇太子經  
和帝即位當於春秋實意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曰郁結髮教尚白首好禮經行篤慎  
宜令人教授以崇本朝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郁教授二帝恩寵其篤初榮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  
浮辭繁長音直及榮入授顯宗成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章句音殊

典勝彬

桓彬

典字公雅舉孝廉為郎舉高第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貢父曰案典為尚父常秉聽焉非執政者政當作正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聽馬御史典在御史七年不調後出為郎三遷羽林中郎將

桓彬

彬字彦林少與蔡邕名舉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塔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劉歆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彬遂以廢卒蔡邕論序其志以為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歧嶷也貢父曰蔡邕本以早成為一德傳寫之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家挈操也最為故切乃其樹碑而頌焉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繼為名儒以取爵位謂伏生已後中興而桓氏尤盛自祭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漢舉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

丁鴻舉清宗 如心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父緄封陵陽侯鴻從桓榮受尚書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琳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威居懌威幼小而共寒苦及琳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弟威不報既莫逃去留書與威曰鴻身被大病不任茅土鴻初與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駿遇於東海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身與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墓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拜侍中肅宗詔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白虎門名於門立廟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



雙丁孝公和帝即位遷司徒時嘗搢權濫則日食上封事曰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千雲蔽日之木起於蕙青禁微則易救米者難臣以為宜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收憲印綬憲自殺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

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黎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林嘗有求讓之名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

其讓而慕其風偷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

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

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

子類乎徇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庭列輜駕堂修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從丁鴻翼翼讓而不飾高論白虎深

言日食

### 張宗事光武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鄒高表偏將軍禹軍到梅邑赤眉大衆且至高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懼為後拒宗獨曰死生有命張宗寧辭難就逸乎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遂留為後拒宗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赤眉至宗與戰卻之乃得歸營諸將服其勇

### 法雄事安帝

法雄字文強扶風郿人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寇濱海九郡乃徵雄為青州刺史毅嚴之每行劄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

不獲皆由思信寬澤仁及飛走其毀壞樞密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

滕撫事順帝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為源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風政修明流愛於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起擊牙連歲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九江都尉數破之

馮緄反右本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少學春秋司馬兵法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舉孝廉長沙武陵蠻寇掠江陵間拜緄車騎將軍將兵討之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遺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懼為所中乃上疏曰勢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積盜跖可信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緄軍至長沙賊聞悉降監軍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傳婢自隨會長沙賊復發焚充

度尚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除上虞長為政嚴峻明於發擷姦非吏人謂之神明○邊文安令邇時疫殺貴人饑尚開倉廩給貧穀疫者百姓感其濟○為荊州刺史桂陽賊卜陽等畏尚威烈徙八山谷尚窮追數百里多獲環寶賜與爵或尚破穀之而士卒贖富莫有鬪志尚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士皆相與從禽尚乃潛焚其營環寶皆盡獵者還莫不泣涕尚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眾咸憤踊趕賊屯破平之

楊璇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舉孝廉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攬賊攻郡縣賊眾多而璇力弱璇乃特制馬

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於車上排囊即今囊袋也排謂排反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殺弓弩冠共會戰貫父曰會戰何用共字蓋本是期字誤作其逆轉作共也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擾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闕時月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鬼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數將者並宣力勤慮以勞定國而景風之膏未甄膚受之言互及景風至則實行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

贊曰張宗禪禹啟殿後拒賊江淮海岱度劉冠阻其難濟之雄尚經撫瓊能用諳亦云振旅

論曰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忘本樂之過也連夫調器

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救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救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配祿觀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道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

遂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汝南薛包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夜日號泣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

廬於東門皆長不廢積歲餘父母怒而遣之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

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頓猶也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

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急遽尤中微拜侍中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感

於人必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天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揆其行事著于篇

並華嶠  
之詞

### 劉平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本名曠時天下亂第仲為賊所殺後賊復至平扶持其母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出求食逢饑賊將烹賣文曰棄文少一平叩頭曰今日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音食還就死平還既食母說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誑賊賊相謂曰嘗聞烈士今乃見之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龐萌反攻郡守孫萌平時為郎吏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遂解去○拜全椒長人或增貨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微無繫囚惟班詔書而去

### 王望

王望字慈鄉琅邪人遷青州刺史州郡災旱望行部道見饑者裸行草食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布粟給其慮賈文曰按文廉倉廉也為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議罪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議以為美談賈文曰作義之春秋之義完處可案文當用此據上下文則不安也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其意赦而不罪

### 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新音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饑羸瘦不如孝肥飽賊驚並赦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柳棠服其義

淳于恭 事肅宗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菓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莽末兄索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免後恭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相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歟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獨力田畊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何空自苦為恭曰縱我不得他人何傷想耨不輟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肅宗詔郡遣諸公車除為諫郎遷侍中進對陳政皆本道德

江革 事肅宗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逃難遇賊輒求哀言有老母辭氣原欲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建武末歸鄉每歲時縣當業比家驗以比之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輓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舉孝廉復舉賢良方正轉諫大夫賜告歸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

劉般 事顯宗 子愷

劉般字伯興宣帝玄孫永平元年封居巢侯為屯騎校尉帝欲置常平倉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利百姓憂右因緣為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平帝乃止

劉愷 事和帝 安帝

愷字伯豫以當廢般爵讓與弟憲遁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至永元十年和帝下詔聽憲詞爵乃徵愷拜侍中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嚴辭論議引正

辭氣高雅。元初三年為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眾職並廢喪禮元初中  
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  
愷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  
百姓宣其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  
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視事五歲稱病致仕。時安帝始親政事陳忠上疏薦愷曰三公  
上則台階下東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今上司缺職未議其  
人愷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誠宜簡練卓異以厭白雲書奏拜太尉

### 周磐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自給其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  
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及母歿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盡袖養  
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吾親以沒矣從物何為遂不應

### 蔡順

蔡順字君仲汝南人以至孝稱孤養母嘗出求新有客卒至<sup>年十</sup>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餅  
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望指以悟汝耳。母終未及窆里中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火  
遂越燒他室太守韓崇召為東閭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  
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

### 趙咨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有孝行盜嘗夜劫之恐母驚過先至門迎盜謝曰老母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

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溫皆歎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告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知名○拜東海相之官道經蔡陽令曹暉迎謁不為留暉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告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杏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賢黨畏其儉節疾將終遺書勅子曰棺槨之造自黃帝始周室復重以槨嬰之飾表以旌銘之儀前四書合注招復含斂之禮殯葬堯北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至於戰國上下僭雜晉侯請隧秦伯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之奢今我但欲制坎令容棺槨平地無墳小子其勉之時稱咨明遠

贊曰公子長平臨冠讓生淳于仁悌巨孝以名居巢好讀遠承家祿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盡神養福

班彪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性沉重好古陳覽權原天水彪避難從之者王命論詳見西漢傳以為漢德政亮有靈命之符王者興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翼終不寤遂避地河西實融以為從事適為融畫策舉漢觀西河以拒虜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因召入見舉茂才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讓正得失其略論曰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遷殺之後七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新列國傳連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絕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

不爲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修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蔽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序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竟亦庶幾矣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者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裁撮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彪復辟司徒府時東宮初建師保多闕彪上言曰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公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漢興太宗便置諸導太子以法術實誼教梁王以詩書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成就德器今皇太子雖結髮學問而傅利未置賢才官博選名儒有感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傅帝納之子固

班固

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政任不怠進貞不違人數文華以禮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非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固字孟堅九歲能屬文及長博貫數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永平初東平王蒼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奉詔說蒼曰昔卞和獻寶以難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願宗除爲郎典校秘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

六世謂武帝史臣謂司馬遷也迺追述功德私



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修貫五經，為紀、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適成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攝文辭，終以諷勸，適上兩都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漢佚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中興都洛陽，故以東都為主，而謂西都為賓也。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問其故而都其制乎？主人曰：未也。賓曰：漢之西都實曰長安，橫被六合，三戒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窺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秦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迺眷西顧，實惟作京。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故窮奢而極侈，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雄之域，冠蓋如雲，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陸海琛藏，監田美玉，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場紛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洪渠降西，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矣，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雖玉璫以居，楹柱田，裁金璧以飾，瑤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卹謀，護乎其左，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懜懜，蕩亡秦之毒螫，故今斯人揚和樂之聲，作畫畫之歌，功德著于祖宗，膏澤洽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藉之府，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永明金馬著作之庭，啓發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鈞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虎賁贊衣，閣尹闕寺，毘戟百重，各有攸司，周廡千列，徹道綺錯，董路經營，修塗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混建章而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柝樓而棲金雀，力登反。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金莖，軼埃墜之混濁，解顛氣之清英，秋道也。堦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爾適感娛遊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園，謂大陳武事也。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乘靈輿，備法駕。

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六師發背雷奔電機不虛倚弦不再控草木無餘禽獸殄焉於是天子迪登屬  
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然後收禽會眾論功賜昨割鮮野食舉燧命將獲禽  
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裴回隼子豫畜之宇臨乎昆明之池茂樹蔭蔚芳草被堤若搗錦布絳燭耀乎  
其陂朝發河海夕宿江漢風舉雲搖浮遊普覽宮館所歷百有餘區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採  
遊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  
名氏農服先疇之賦畝商修族世之所業工用高曾之規矩聚乎隱隱各得其所○主人嘆曰痛乎風俗  
之移人也子實秦人惡睹大漢之云為乎夫大漢之開原也奮布衣以登皇極繇教養而創萬世故專敬  
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以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已也今將語子以建武之理永平之事  
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聖皇迺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爾發  
憤應若興雲霆發昆陽怒雷震<sub>震音</sub>遂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  
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勅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君臣  
初建人倫實始斯迺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車造器械斯迺軒轅氏之所以開帝  
功也藝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  
隆平之制焉不楷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秦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  
炳乎世宗案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慎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威  
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敷洪藻信景鑠通動大路省方巡狩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  
周舊條落邑翮翮巍顯顯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若迺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  
夙蓋臨灑和鸞玲瓏天宮景從穆威威容百官小吏兩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羽旄掃電

旌旗拂天然後舉燧伐鼓以命三驅輕車重發駟騶雷聲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於是禮神祇懷百靈御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日中夏而布德職四裔而抗稜賦若暫及四裔西溢河源東瀆海溥北動幽崖南趨朱垠殊方別區莫不陸擊擊之水慄奔走而來賡春王三朝朝涉遠及三朝元日也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逾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萬樂備百禮暨降煙燭調元氣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久沐浴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大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除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社男務耕耘恥織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沉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蕩穢而鏡至清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隄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所中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飲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頌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未流且夫辟界西戎而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幅湊泰嶺九峻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園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遊俠踰侈祀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如也子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闕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賦然失容捧手欲辭主人曰今將喻子五篇之詩其詩曰

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祖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琦與緝熙允懷多福辟雍詩○通流辟雍辟雍濯湯聖皇蒞止造舟為梁瞻瞻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靈臺詩○通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

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和和甘雨百穀溱溱庶卉蒼蒼無履惟豐年於皇樂齊寶曆詩  
獻脩貢兮川效琛吐金景兮欲浮雲寶曆見兮色紛緜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  
億年

白雉詩

啓靈篇兮持瑞圖

靈篇謂河獲白雉兮致素鳥靈篇謂羽分奪鍾英容聚即兮於淳精寶皇德兮

侏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慶謂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思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

術位不過前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滂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

儒議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因撰集其事帝建○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議者或以匈奴變

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憚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難叛不可因議曰漢興以來綏御之

方其塗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

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臣以為宜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及永平羈

縻之義○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

辭曰上稽堯則降厥寵翼而炳諸典議以冠德卓蹠者莫崇乎陶唐陶唐極盛虞命夏后稷起越成湯武

乃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繼象暗而恒文亦彙倫數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

立制贊揚迪哲難皇德衡且密勿之輔比茲編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掣翼

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洋洋乎若德帝

者之上儀詰謏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武稱未盡護有載德然猶於穆椅邦翕純曠釋以崇嚴祖

考者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而對越於天地者烏奕乎千載烏奕備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汗測

其源迺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

威靈行於鬼區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亮不與鋪閱遺業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毫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矣矣於是三事歲牧之條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博覽群章之化洽天堯謂孝也章帝初即位四時禱祭宗祀於靖黎蒸懷保蹶寘之東流燔瘞懸沈肅祇尊神之禮備爾雅曰祭天曰禘祭地曰禘祭山川曰禘祭山曰瘞祭水曰瘞祭門曰禘祭國曰禘祭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國搜縹文皓質於郊升黃暉米麟於沼龍門關也是以前風來儀集甘露膏露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三足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譟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日月邦畿若然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充厥道落恭館之金賸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受之謂漢受此符瑞也謂廟中也東序東廡也秋審謂河圖之層流猶編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言天受圖書者體行德本正性也孝德之本也順命以創制定性以和神答三靈之繫社稷放唐之明文文者天子所和也體行德本正性也孝德之本也順命以創制定天乎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論學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有叢仁美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將煬洪澤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其時能巨之哉○竇憲征匈奴以因為中護軍軍敗固死獄中固所著凡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傑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叢固文贖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贖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譽譽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讓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史記目見是毛而不見其髓今熱知骨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人之過是目論也言因譴遷被刑而不知身自遇禍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連董董同馬遷兼麗卿雲楊子雲彪識皇命固述世紛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第五倫

光武顯宗肅宗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倫少介然有行義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閭興與召倫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奸巧通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權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請詔書常嘆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華嶠書曰蓋廷為馬綱多非法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舉孝廉光武召見問以政事倫對政道帝悅○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自斷芻養馬婁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餘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棄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笞後遂斷絕百姓賴以安○永平五年坐法檄老少舉車叩馬吮呼相隨日數里不得前還蜀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以財貨自達倫悉聞其豐贍者逮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昧抑絕謀其又反又音求文職修理所舉更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肅宗初立擢自遠郡為司空馬廖兄弟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以後獲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明帝覽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諸五藏書諸紳帶而令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此言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不省○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迺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及諸馬得罪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三輔議者云以貴戚廢銅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願陛下

防其未萌慮於無形此臣之至所願也

賈文曰案大當云是所至願也多一之字削一所字

○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更人奏

記又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賢魁少文采以貞白稱時人方之有為然少緇藉不修威儀

也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違舉必不能忘

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賈文曰麻延年云唐睿宗下詔用十起作元子事本出於此明當作起也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

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論曰第五倫峭毅為方非夫愷悌之士者其奏議愷悌音歸諸寬厚將儻苛切之敵使其然乎昔人以

弦章為佩蓋猶此矣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章以自急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逼下豈尊臨千里而與

救圍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鍾離意光武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舉孝廉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

輒移屬蹀使作徒衣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極過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

在手曰桎梏所欲過與克期俱至無或違者顯宗即位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職伏法以資物滯入

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問其故對曰孔子恐濁於盜泉之水嘗參回車於

勝母之閭意其名也此職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地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永平

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上疏帝策詔報曰比上天降旱露雲數會朕戚然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

開候風雲北訴明堂南設露壇今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殿消災禱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謝首

○時詔賜降胡子練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即將首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

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為愆則臣位大罪重即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延解衣洗格格拘帝意解使

復冠而貴。帝性偏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搜，常以事怒。即籛松以杖撞之，暴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即出，即出！」松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即帝救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以此不得久留出為魯相。」後德陽殿成，帝謂公卿曰：「鍾離意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受利為化人，多腹富。」

宋均

事類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眾人。以父任為郎，好經書，通詩禮，善論難，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遠九江太守，即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殺，陷穿而猶多，傷畜均曰：「虎豹在山，惡遷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難豚也。今為民害，各在殘吏，而勤勞旅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追在貪惡，進忠善可一去，樞宰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沒通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以男為山，公以女為公嫗，猶祭之前主。歲歲改易，不敢嫁娶，守令莫敢禁，均下書曰：「自今為山娶者，皆要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嗣家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劾簡疑事，帝以為有奸，大怒，收即縛，格之，諸尚書叩頭謝罪，均厲色曰：「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帝善其不撓，即令贖罪。」○出為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常寢病，百姓為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為民愛若此。○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為之能，弘厚雖貧，汙敝縱猶無所言，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建初元年卒於京族子意。

宋意



意李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至遼東太守意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建初中徵為同書？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居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遠隔中國生處北極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復實不稱書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采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至若聽南虜運都北庭則不得不禁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必為遺患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連司隸校尉永元二年車

寒朗事略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舉孝廉守侍御史按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耿建臧信鄧鯉劉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惑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二人錯愕不能對錯愕猶倉卒也朗知其詐迺上言建等無辜帝怒曰吏持兩端從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臣見考囚在事者咸云言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車駕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論曰左邱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諸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本於諫爭則絞切也絞切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

贊曰伯原子所矯意去苛臨官以潔匡帝以奢宋均違政禁此妖禁禁命命編意明明善善辭辭惡惡善善辭辭必必正正反反憚憚楚楚寒寒君君為為命命

光武十一子

東海恭王彊

光烈皇  
后生

沛獻王輔

光烈皇  
后生

濟南安王康

光烈皇  
后生

阜陵簡王延

光烈皇  
后生

中山簡王

光烈皇  
后生

楚王英

光烈皇  
后生

顯宗

光烈皇  
后生

東平憲王蒼

光烈皇  
后生

廣陵思王荆

光烈皇  
后生

臨淮懷公衡

光烈皇  
后生

琅邪孝王京

光烈皇  
后生

東海恭王

東海恭王彊光武郭后所生建武二年立為太子十七年郭后廢彊常感不自安數陳懇誠願備著園光武不忍違回者數歲迺許焉十九年封東海王

沛獻王

沛獻王輔彊母弟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自父曰榮光武紀輔封右馮翊公此務嚴有法度好經書作五經論時號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欽始如一稱為賢王廟宗敬重數加賞賜

東平憲王

東平憲王蒼顯宗母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鬚髯腰帶十圍顯宗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時中興三十餘年蒼以天下化平宜脩禮樂迺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壇及車服制度及光武廟樂歌八佾舞數○帝每巡狩蒼常留鎮車駕校獵蒼上疏諫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辭甚懇切迺許還國○帝遣使詔國中傅曰日者聞東平王慮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腹腹矣○行幸東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與帝以其文典雅持令曹遂為之訓詁顯宗即位尊蒼為太師禮諸王莫與為比朝廷每有疑政輒囑使詰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蒼上疏求朝既至升殿迺拜天子親答之

互註永平初輔政開東閣延英雄現地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荀德而應焉變傳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詭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  
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陵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為歎息嗚呼遠  
陵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言其本志然也東海恭王避而知禮為吳太伯不亦可乎

廣陵恩王

廣陵恩王荆蒼母弟性刻急德善光武崩荆作飛書封以方底方底書所詐稱東海王強窮郭況書與強  
曰君王無罪被斥廢若并二國之眾可聚百萬鼓行無前功易於泰山破難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  
武兵也當為秋霜無為檻羊秋霜無敵於物擊羊受制於人強得書惶怖即上之顯宗秘其事後使巫祝詛有司請誅之  
荆自殺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尊祖本反起也延既忍誅荆亦馳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  
臨淮無聞天喪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諫諍恭王實惟三讓

朱暉字叔事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以國氏世家衣冠暉有氣決年十三天下亂與家屬  
奔入宛城道遇羣賊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暉弟宥客皆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  
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遂捨之○暉業於太學性於嚴進止必以禮期宗第新陽侯陰就  
讓暉時自住候之暉避不見復還家丞致禮暉閉門不受就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為郎更太守阮  
況常欲市暉婢暉不從及況卒暉地厚贈送其家人或譏馬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  
恐以財貨汙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驃騎東平王倉辟之禮甚敬馬正月朔旦倉入賀故事少府  
給璽時陰就為府卿者驕更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璽不可得顧謂椽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

府主簿持壁即給曰我數聞壁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奉之奉之於蒼旻龍召暉謂曰屬者按自規孰與簡相如帝聞壯之○逮臨淮太守好節鑿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吏人畏愛為之歌曰疆真自遠南陽朱李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暉剛於為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府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建初中南陽大饑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張堪見暉接以友道迺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厚賑贖之暉子怪問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又與陳揖交喜揖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解駢而薦友其義烈若此肅宗召拜僕射遣太山太守暉因上便宜詔報曰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憂養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惠之甚久惟念所言有文此令字是今字也適我願也○時穀賈縣官經用不足朝廷受之高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也時暉未為尚書令明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古直又宜因文吐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暉奏林言不敢施行遼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帝然之暉復奏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忍布帛為租則吏多恣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有父曰宋文當與宜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議因發怒竊責諸尚書暉等皆自案獄三日詔赦出之曰國家樂聞取義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為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若心知不可而頓首當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迺共劾奏暉帝意漸寤其事詔太醫視疾暉迺起謝後病卒子頴修儒術頴子彬

朱彬

穆子公叔五歲有孝稱及壯耽學銳意講論或時思至不自知亡衣冠顛墜阮岸其父常以為專愚難

不知數馬足義述衣反前書石炭為木僅上問中錢馬慶舉孝廉謝承書曰穆年二十為郡守迎新  
有令使各曰采數馬取手曰六馬言穆用心專過更甚也時趨康叔武  
當山清靜不任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廼奉書稱弟子康毀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為當時所服○常  
感時悅薄慕高敦篤迺作堂序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某不與焉蓋  
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員結於意非懼禮也故辛  
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腐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均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達昔在仲尼不失信於原壤楚嚴  
不忍章於絕纓聖賢之德敦矣故覆人之過者教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  
敦而尚相誹謗者文曰章下文有而字則然字下不宜更用謂之賊古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  
善惡慙者皆是其可稱乎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待愚富不賤貧貞士孤而  
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滿于以貴勢引方進之言夫以離群之操為漢名宰猶  
不能振一會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美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  
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杏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虛華感而忠信微刻薄網而純馬稀斯蓋  
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被謂薄  
哉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穆集載與劉伯宗書曰北山有鶴不望其巢不食其粟不正而殺不定息則不  
隱界之所趨適于或求便此○為冀州刺史部令長閔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官者趙忠喪  
父歸葬安平僧為璵瑠玉匣偶人穆下郡案驗而收其家屬常聞天怒徵穆詣廷尉太學生劉陶等數千  
人上書曰當令中官手穆王爵口台天憲運賞刑使餼吏富於專採吁喻則令伊顏化為梁竒而穆猶兀

然不顧身害感王綏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帝迎敵之拜尚書穆既深疾官官中  
官數困勇詆毀之情德卒○林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為文忠先生

互註南陽朱修履正清平負高絕俗奉憲樞平摧破奸黨民清為里門

士純盜聲無益於用見傳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違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為蓋論曰今將悉其流而登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末若採其正而斷其根與其欲蓋孔子稱其志為上交不誦下交不瀆又曰安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謨明之謠若夫文會輔仁直諫多聞之友時濟其蓋絀衣領蓋彈冠結綬之夫遼隆其好手札以編帶贈子又崎嶇荆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末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靈侯生歎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鍊中世有廉范陳重雷義云

樂恢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聞廬藉誦不交人物後水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關被繫恢獨皦然皦然公不污於法遂寫志為名儒性廉貞介立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復為功曹道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毀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由是鄉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第五倫代融為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厲穎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入為尚書僕射諸所刺舉無所迴避責威惡之憲弟瓊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母諫恢曰昔人

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故歎曰吾何惡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諫書奏不省迺稱疾乞骸骨憲風  
屬州郡迫脅悵遂飲藥死衆傷之

何敞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性公正元和中辟太尉掾由府敞議論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  
敬重之○時京師及四方皆有奇異焉毀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敞曰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  
鶻端來葉昭公有乾侯之危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海鳥避風臧文伯之君子譏焉今異鳥翔於殿  
屋怪草生於庭陰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答禮記居無何而肅宗崩○遷汝南太守敞疾支俗吏以苛  
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以春  
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置立禮官不任文吏修理銅陽渠百  
姓賴其利望田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賈氏敗有司奏敞子與夏陽侯瓌學善坐免官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賈氏憑威威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

公正色立朝袁安任德樂何之徒抗議柱下待御史同官也為柱下史故能執幼主斷勳奸回之偏少之一字不然國

家危矣夫賈氏之間唯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者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絕交面朋崇厚浮偽懷舉諷已敞非祥瑞永言國備甘

心強誠齊憲兄弟者借上偏敞可免

鄧彪和帝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父即以功封鄆侯辟莫彪少厲志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制鳳顯宗高其  
節詔許焉後任為太尉在位清白為百僚式和帝即位為太尉永元初賈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

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然當時宗其禮讓

張禹事安帝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性篤厚節儉舉孝廉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巡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致親隸因徒多所明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地與陳繡多良田而理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漑遂成熟田數百頃勤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德鄆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居成市後歲至望千餘頃民用溫給○和帝南巡禹以太尉留守閭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尚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違禹持蒙嘗賜還為太傅安帝永初元年以定策功拜安鄉侯

徐防事顯宗

徐防字竭沛國鉅人舉孝廉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持備尚書郎職典樞機周悉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和帝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乃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作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思廢絕本文略在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分科前書曰漢興設博士十人而科四十人而科中人論文學章以勉勵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諸說為家妄生穿鑿以尊師為非美臆說為得理輕侮道術而後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遠本意改漢從忠三代常道漢世與代全別漢太宏引文明者為高說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延



平元年遷太尉安帝即位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

張敞事帝

和帝

張敞字伯達河間鄆人舉孝廉四遷為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嘗其死刑而後宥之元反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敞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者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奸萌生長罪墜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輕侮之比殺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臣聞救災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政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將不省○復上疏曰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敵陛下請留意和帝從之○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

胡廣事安順

冲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整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廣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願知人會嚴終應舉雄困大會諸史真自於牖下竊占察之迺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上尚書知優之科者來其象焉於是公卿下詔賞勞榮賜馬及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時尚書令左確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上書駁之曰左確議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機奏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陳平設六奇奇鄰阿之政非必章奏國中之外無諸侯之志也晏子比東阿三年晏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通易行明并上計是公迫而數之晏子對曰無諸侯曰臣前之化象何也屬託不行貨賄不至君反以非臣今則反是而史察有晏公下席也謝之甘奇滿用

年卒。殯任秦晉年十二封上卿子晉年

辰傷章議者劉翼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敬等薦廣曰竊見胡廣體直履規謙虛雅博洽

聞探賾窮理六經典與舊章無所不覽而不敢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愛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

勞翼翼固慎行廢玷漏窳勿夙夜十有餘年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炳以參選廣

典機事十年出為濟陰太守帝立為太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總母在堂朝夕聽省傷無凡技言

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溫柔謹素常避吉色練違事體解朝章雖無寒貞之風屢有

補闕之益故京師謂曰為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其年固定策大議不全謂又曰室文

與中常侍丁翦婚媾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安順中凡一履司空再履司徒三

登太尉又為太僕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

之年八十二燕諡文恭侯○初揚雄依左氏賦作十二州二十五官徵廣復繼作四瑞文甚典美地名曰百

官議當帝恩感仍德地國書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即奏答為其頌云

互註陳指曰不恒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胡廣見陳稱梁冀勸德宜比國公見黃李固與廣書曰公

等面後以吉為凶公受主祿顛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所私見李

論曰爵任之於人豈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棟椽以園存者任子之恒情畫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夫

紆於物則非已好直於志則犯俗辭其艱則乖義倘其節則又身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此古

固備如踐常塗則難免顛覆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避避於歧路之間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

不充其存後世何取焉古人以宴安為戒豈數公之謂乎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歎正疑律防議章司胡公中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挽此曲

袁安 事明帝

帝和帝

袁安字詡公汝南汝陽人初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執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肖受後舉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楚王英謀逆事下郡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劄拜楚郡太守是時迫痛自誣死者甚眾安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慮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假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不曾以贓罪鞠人常稱曰凡掣任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獨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遣太僕元和二年成武太守孟嘗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詐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待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帝竟從安議章和元年為司徒和帝即位嘗太后臨朝后兄憲北擊匈奴與宋由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罷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竟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取皆為之危懼安正色自若○北單于為耿夔所破憲欲結恩北虜地上立降者左鹿盧王阿佟任隗為北單于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待奸桀非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事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地獨上封事曰光武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章和之初降者一餘萬八議者欲置之塞塞東至遼東宋由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由秉實知營謀而耿秉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實謂理國之紀綱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侵聖矣又烏桓

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竟立劉奴降者在鹿蠡王為單于後邊反叛卒如安原○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事未嘗不嗚嗚流涕嗚嗚音哭又乙或反自天子又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亮朝廷痛惜焉○初安父歿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迺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其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

五註與任隗同心畢力持重處正融言貞讓無所回隱隗係

論曰陳事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邨吾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邨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哉歸然矣袁公實氏之間乃情常室引義難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期人於贖罪其仁心足以擊乎後昆子孫之或不亦宜乎此論邨等

東萊先生東漢節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三

列傳

張酺字明帝

和帝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小侯解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陰為即入授皇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陰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肅宗即位出為東郡太守即更王青者祖父翁與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翁獨守節力戰莽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前即守以青身有金甌也傷帝不能舉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迺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由此為司空所辟○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常言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閭閻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即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永元五年為太尉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每有選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酌奉酒上壽眾人皆慶羨之拜司徒亮

韓稜字季章

和帝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稜四歲而孤以孝友稱初為郡功曹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鄧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劍持以誓劍自守誓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鄧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推成推直時論者為之說以稜深淵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推成和帝即位置憲擊匈奴有功遷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

駕會長安及憲至高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授正色曰夫上交不誦下交不清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齊氏敗校典其事深竟實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為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連南陽太守持驍樓得過家上家御里以為榮校發掘奸盜郡中震懼政號嚴平九年為司空薨

### 周榮

周榮字季孫廬江舒人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及安舉奏冀憲爭立北單于事貞父曰榮文皆榮所具冀憲氏客太尉拔倫誦深惡之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冀氏冀氏悍士刺容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縱為冀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效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殫飲冀以區區膺身覺悟朝廷及冀氏敗榮由此顯名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也

單盡

惟德不忘延世承寵孟侯經傳倚言帝帳校榮事君志同鷲雀左傳曰

於其君者謀之如

負蟻之逐為獲也

### 郭躬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少子延年明法律時父故言小為決曹掾用法平年九十五卒

○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嘗因出擊匈奴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

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

軍政校尉一統於督謂大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曰夫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前書音義曰大

部有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聞督帥且漢制榮戰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有衣之部

從輕議○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於恕過條請重文可從

輕者四十一事奏之帝皆施行著於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詔

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成邊者重人命也伏惟天恩莫不瀆有  
死罪已下並受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昭澤臣以為嚴前犯死罪而禁在赦後者可皆勿管請金城以全  
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嚴法稱多所生全永泰六年卒於官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  
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候者三人刺史侍中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過民散久矣如將其情則棄矜而勿善夫不善於得情則怒心用怒心用則可善  
極甚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邪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暮焉履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善  
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會情泰則善故不元為推己亡命得政者會情會與保同法家之能慶延於世蓋由此也

陳寵事章

陳寵字昭公沛國沒人後戶曾祖父威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

人重比○寵明習家業辟司徒鮑昱府為解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壓服眾心為昱撰訟訟比七

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其後公府奉以為法○肅宗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高嚴切尚書

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政爾世苛俗迺上疏曰往昔斷獄嚴明所以感懲奸慝奸慝既平必宜

濟之以寬陛下即位弘崇晏晏如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勞格酷烈

之痛等即拘也古字通執憲者灼於紙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

小絃絕故子貢非藏孫之猛法而美鮑倫之仁政方今宜濶濶濶苛之法輕薄至楚以濟羣生帝納寵言

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鉅鑽諸慘酷之科說文曰鉅鉅也其吏反鉅鉅也解妖惡之禁除

文致之請藏五十餘事定著於令文致謂前人無罪是後人俗和平屢膺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者盡

三冬元明也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貴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元明也故陰



氣微弱也。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下公卿議。竊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月陽氣三微成者，以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用周、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殺國歲首，皆常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孟冬之月，身欲甯，謂文曰：案文主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甯。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讓者，威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殺國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年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災，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他應，不以改律者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固吝，常稱人臣之義，若不長慎，自在樞機，謝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後轉虜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頗用良吏，王渙、鐘繇等，皆從寵。寵心訟者曰：滅郡中清肅。○及董憲征，封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遠更子弟奉獻，違者而寵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為大司農。承元六年，為廷尉。性仁，每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總賈務從寬。帝每從之，濟活甚眾。其深文刻獄於此少矣。○寵又鈎校律令條法，謂孔安國注溫於刑者，除之。孔安國注禮刑入刑，相表裏者也。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抵罪，詔特免刑，拜尚書。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違，十六年為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源粹號為任職相子忠。

五註以才能稱，肅定當賜劍，署其名曰陳威，濟南權成說者，以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權成。見錄後傳

仁時良職事自理。見傳

陳忠

陳忠字伯始三遷廷尉正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忠自以世  
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上時溫於南刑者未及施行及寵更後遊寢而苛法  
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此則也以省請讞之蔽又上除請室刑請室刑者也  
音奇敗反作審解職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謂狂也母子兄弟相代死德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貞道之士為良則變柱根成  
翊世之徒○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諍虛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  
不能容延上疎據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蹇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  
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賢孝文帝愛盜人死之讖武帝納東方朔寤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  
者公曰善今明詔引咎克躬詔訪羣吏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容寬裕以示聖  
朝無諱之義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者覽持選一等以廣直言之路○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為野  
王君忠內懷懼憚而未敢陳諫屢作楮紳先生論以諷文多不載○自帝即位以後盜賊並起郡縣吏相  
飾靡莫有糾發忠獨以為憂上疎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浸漬蟻孔氣洩賊芒是以明者慎  
微智者識幾夫寬宥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而頃者以來莫以為憂州  
郡督錄怠慢長吏防御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自今盜賊為上官若他  
郡縣所糾覺一發即吏皆正法也上官謂郡府也若及尉賊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加  
糾罰冀以猛濟寬○初元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言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

發於孝武報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高滋宜暨不使  
之竟寢忠奏○忠以久次轉為僕射時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負寵驕恣忠上疏曰伯榮之威重於陛下  
陛下之柄在於臣妾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天元猶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  
錯萬機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責變咎輒切免台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  
三公稱曰家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入為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重是非今選舉誅  
賞一由尚書尚書竟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忠  
意常在遷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  
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為江夏太守

互註上疏曰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嶽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順五品攷功量才以序庶  
僚誠宜簡練以感重望見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下俯寵自父曰案文小當作正謂臣下之俯寵然陳寬無  
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任易殺人聞父子兄弟得相代死  
斯大謬矣是則不喜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王刑人賴其半寵矜枯瘠躬斷以情忠用詳密損益有程施于孫子且公且卿疑也

班超和帝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大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兄固被召  
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  
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結漢書作久事筆研于筆端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

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

一生所身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學說之詞也

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起問其狀相

者指曰生燕頰虎頭虜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十六年塞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

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

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甯覺虜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明者睹未明況已著乎悉會其吏士三十

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官屬皆曰今在危旦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

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怖畏可殄蓋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

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又俗吏間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眾將

吏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起炬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眾驚亂超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

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搤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手恂迺悅超於是召鄯善

王廣以虜使首存之一圖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運募於塞固固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遣使使西

域帝壯超節詔以超為軍司馬令還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

不虞多益為累超既西先至于真廣德恐殺匈奴使以降超超因頓撫馬○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前

音義龜茲音北蓋今龜音工勿反蓋音沮惟反蓋急音耳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超從間

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索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慮既到兜題殊無降意遂前劫縛兜題馳

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概忠及官屬皆請

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十八年帝崩馬首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

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索城據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前宗初即位恐超翼危不能

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環國憂恐其都尉蔡奔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惡見漢使

下  
羊  
東漢

去因以刀自刺起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起地還  
疏勸疏勸復安超欲因此臣平諸國起起上疏請兵曰先帝欲開西域故非擊匈奴西使外國都善于  
寘即時鸞化今拘彌沙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後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  
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願從谷吉致命絕域庶幾張蹇身曠野苦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  
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皆  
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龜茲可通龜茲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  
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起竊慕未使僅作日見西域平  
定陛下舉萬年之鵬萬動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徐幹素與起同志上疏願  
奮身位起遂以幹為假司馬從千人就起起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起上言可遣使招慰與  
共合力帝納之拜起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宿大解所有起徐幹為軍司馬別遣李邑蔣遂為使使者  
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邑始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啟說起擁  
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起聞之歎曰身非霄參而有三至之禮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  
知起忠逆切責邑曰縱起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起同心乎邑請起受節度起既  
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起曰邑前親毀君今何不緣詔書留之起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  
殺起故遣之內有不死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詣起起因發疏  
勒于寘兵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起乃更立其府座成大高疏勒王悉  
發其不反者以攻忠而康居遣精兵救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起乃使使道首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  
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起後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捐中捐中未詳東觀記作捐中  
捐本或作極未知孰是

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破其眾南遁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縱所得挂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遊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徵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各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遁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各因退散自是威振西域○是歲月氏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懷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舉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足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玉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謝大驚即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溫宿姑墨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蒲為龜茲王○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懷二心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還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夫人來迎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迎超說九起詰之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東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之罪也或謂超可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迺與大人迎超於尉犂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迺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廣度由得以上為屬由難以下為揭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正當作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迺期大會謂國王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等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為焉耆王於是西

域五十餘國悉皆入貢納質內屬焉下詔曰往者西域寇盜河西先帝使超安集于真以西出入二十二  
年莫不賓王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其封為定遠侯○超自  
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狄死首卬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  
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卬之思哉臣不敢望到酒泉即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今沙州去長安  
州去長安二千  
八百里帝廼假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其九月卒年七十一  
朝廷愍惜馬贈賜甚厚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為都護有戊校尉多已字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  
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宜班超所能  
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從補遷屯而蠻夷懷禽獸之心難養易敗  
今若性嚴急求清無大魚祭政不得下和宜謫侯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  
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以罪被徵如超所戒超少于勇

班勇傳

班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為軍司馬出敵煌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請擊匈奴  
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  
藏斷其右臂漢教度都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  
百人屯樓蘭西營馬者龜茲徑路南疆都善于真心膽壯扞匈奴東近敵煌如此誠便時議者數難之卒  
從勇議○延光二年以勇為西域長史車師六國悉平又發諸國兵擊匈奴其眾降捕得單于從兄勇斬  
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是時後車師無復虜迹城郭皆安

梁慳

梁懷字伯威懷音北地七居人有勇氣常慷慨好功名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大破龜茲溫宿姑墨羗  
大衆三百餘人詣懷降河西郡復安朝廷嘉之數擢書學郎委以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於憤激爭身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  
矣察形取乘敵制奴之機班超梁懷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為功祖廟勅勅於後亦一  
時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躋雪咫尺龍沙僅亦抗憤勇地負荷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四

列傳

楊終事明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習春秋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遂詣京師受業明帝拜校書郎建初元

年大旱穀貴終以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迺上疏曰善善及子孫惡惡  
止其身自王常典不易之道也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孽為姓漸然蒙破更生澤及昆蟲  
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海今以此年久旱災疫未息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虐不流大  
獄冤濫家屬健遠加以北征匈奴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及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戍已民懷土思怨結邊城  
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寤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陛下留念有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  
下其章班固等以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初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  
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  
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



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還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專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駁同異焉○時太后兄衛尉馬援護駕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友善以書戒之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梁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梁紂不之驕奢故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廖不納子後坐誹謗廖不就國○帝東巡狩鳳皇黃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

李法事和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中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光祿大夫上疏以為朝廷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祕不明信坐失首免為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在家入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政有聲迹復立於家

崔輔事安帝

崔輔字子超高澤雍人四歲傳詩輔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仕郎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為第者補之輔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皇后弟閭顯等並用威權輔上疏諫曰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令外戚寵幸功均造化祿去公室政移私門廢車重尋豈無摧折夫儉德之奉政存約節故文帝受百金於壽臺飾帷帳於皂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賈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以來費

用賞賜已不可算矣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扶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字之佐雖欲崇維以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地圻天崩高岸為谷情勢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求忠貞之臣遠佞諂之黨書奏不省○出為酒泉太守叛者十餘騎徒敦煌采鈔郡界有文曰案天○願帝即位遣將作大匠徒當作從損者經用威息四五千萬屢因災異多所匡正由是權貴共誣誦交通屬託聖威死歸家○初誦之為大匠上言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光武初興起太學博士內外講堂諸生橫塞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頗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請進後學帝從之誦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堂為誦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事和帝

應奉字世叔汝南頓人曾祖順和帝時為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遠政事生十子皆有才學○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歷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流即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千百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舉茂才○武陵蠻唐山等四十餘人反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悉皆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制陋政稱變俗○車騎將軍馮緄為司隸校尉糾舉姦還不避豪戚以嚴厲為名○田者人見奉和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於鄆漢立飛燕成帝親嗣涖絕母后之重與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帝納其言○黨事起奉迫慨然以疾自退應慮原因以自傷者感三

十篇數萬言子劬

應劭字壹帝

劬字仲遠少為學博覽多聞舉高第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聚入郡界劬糾率文武連與賊  
 戰皆退却郡內以安○興平元年前太守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泰山劬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  
 素怒嵩子操數擊之迫遣輕騎追嵩德並殺之於郡界劬畏操誅奔冀州收冀紹○初安帝時河間人尹  
 次穎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繼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  
 輕議活次玉劬後追取之緣正典刑有可存者具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  
 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化之難而輕之難今次玉公以時  
 清釋其私憾阻兵安惡儻屍道路劫軍惡稍妄自投斃者召忽親兒子料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渚人莫  
 之知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陷其命班固亦云不知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概而致死者  
 非能勇義顯無慮耳陳忠不詳刑制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者勤者  
 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劬凡為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刑定律令為漢儀過奏之曰臣所創造豈  
 自謂必合道衷是也為分反心馬憤邑聊以藉手昔鄰人以乾鼠為理密之於周宋愆夫亦齊燕石綬縉十  
 重天觀之者掩口胡處而笑斯文之族無過類伊文子曰解人謂玉未卒者為璞用人謂其未明者為  
 璞也也周人遇解人曰欲買璞乎解人曰欲之出璞視之  
 二說不同事又星辨解之也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慎梓管嗣蓋所以代  
 庸也獻帝善之拜為袁紹軍謀校尉○時遷都於許舊章埋沒書記罕存劬慨然歎息地綴集所聞著漢  
 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劬所立又論當時行事者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  
 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於時後卒於鄆○弟子瑀

璩並以文章顯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凡神光照社試探之迺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瑪七世通顯

霍諝

霍諝字叔智魏郡人少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為妄刊章文案繫洛陽諝年十五奏記於商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難弑君而不罪許韓公之子名止事見公羊傳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光無瑕穢繼介之累無故判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宜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瘕飢於附子止渴於飮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為哉商為諝才志即為奏原光罪由是顯名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為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人為尚書僕射

爰延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性嗜慾少言辭令史昭以為鄉壽大仁化大行人但聞晉夫不知郡縣○太尉楊秉舉時良方正遷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皇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命矣○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持笏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震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封宗室與之對博上下媒躋有虧尊嚴昔光武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養養之士除左右之權羶宦官之蔽則乾災可除帝首其奏

徐璆諱成

徐璆字孟玉以音廣陵海西人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勢放濫賦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到州舉奏忠賊餘一億又奏五部太守及屬縣有贓污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嚴帝徵詣京師道為袁術所劫璆以上公之位璆迺救曰整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壞璆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趙涪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志而受欺於陰計翟輔資論數取通而終之以奉諫豈性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助采章為威及擯者篇籍數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馬延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以已也左傳孔子曰解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晉曰楊紇等法華陽有問三應克將亦表以濟霄酬許懿在請翼延能許帝璆亦悟后

王充字

仲任會稽上虞人少孤無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

常游洛陽市肆間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任劾為功曹以諫諍不合去○充好論

說始若說異然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迺閉門潛思絕交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

衡八十五篇凡二十餘萬言袁祖壽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桓祗玩以為談助

當得異書問之眾以為術之益也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異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其人

物求其氣中陰中其行術也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異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其人

疑謝夷吾上書虞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迺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

願神自守

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瓦鵠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虛學而得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憤懣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潜夫論其指評時短討隨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者其五篇云○貴忠為天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手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迺犯天得毋咎乎天五世之臣自父曰案此世字當是代字從人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禍祚流行本支百世尊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豪悻暴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貞父曰案此世字從人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富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誇讎於道誠可傷也惡觀前政貴人之用心與嬰兒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人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常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澗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楯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營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有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刺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兆民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

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賣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格本者少浮食者眾今竅洛陽貧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浮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秦百孰能供之如此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姦死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答飯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故明主之養民愛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由此觀之夫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倍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謂相合或以博博持掩為事謂六博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作小兒此皆無益也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紡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誑細民愛感百姓羸弱疾病之家懷憂積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雞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榻重蓋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詞希致福祚或廢折金絲令廣方寸或斷截衣纒統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望貴百練用功千倍破牢為倍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謂或天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膏滿危皆所宜禁也昔孝文帝衣布絺單草帶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靡第奢過王制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縷謂錦綺綺就為子升越蒲中女布謂越志曰其布之

行子亦又有馬馬蜀如賦曰蒲中黃湖一歲數金則州北日移賦

義室多山間其女志織布至數升今永州俗猶呼有布為女子布厚康珠玉琥珀瑤瑁石山隱鑄金銀錯

鏤窮絳履美轉相誇吃謂其家娶者車軒數里又步田反緩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一簪之所費

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適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晉貢

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也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寸室之邑必有忠信

故亂寂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而官無善吏位無

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竇趨華其貢士者不  
復依其質幹擊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翼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  
鮮及中人皆總稱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弟不一  
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  
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  
魚泥布以反夫物固有以賤理者以醜化好者矣今使貢士必數以實其有小疵勿強衣飾謂裝飾以成  
反出處語默各依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金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  
之有○愛日為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教也教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  
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  
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也解理曰羲和五天迺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竭減過  
上闕下亂力不反也孔子稱既成則富之既富則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  
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是故務自備使使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敬授民時  
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戊亥則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相  
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遠端其制今憲民仰希申訴文今當作  
令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感聚桑而趨府廷者相跡道路非朝舖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  
更相瞻視職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且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馬大理正  
則時正而不抗事曲則適意以行賕不抗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  
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庭以贏民之少堂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



覆鼎亦坐之縣以懸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宜理故乃達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強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續曰捐吏崇姦充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

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

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連教篇曰凡瘡病者必先知

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

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教贖故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

夫錢鈔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強禦而姦指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破侯怨而至闕廷自明者為無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遠去者復什六七

矣其輕薄姦穴既陷罪法怨毒之家莫其辜賊以解畜憤而反一擊恣荼教釋令惡人萬會而誇吃老盜

服贓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連盜者觀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春稂莠者傷禾稼惡者傷良民古者惟姑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兇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

赦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穴熾而吏不制宜數肆責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

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

刺謁規規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適驚遽而起衣不及

帶履履出迎接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曰衣縫掖之衣也

之衣也

衣大袂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雙衣也

仲長統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好學博涉書記贖於文辭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雖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統性做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尚書令南宮闓統名奇之舉為尚書即復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避位之歲統卒年四十一東海繆襲常稱統才量足繼西京董豐劉揚今爾振其書有益政者略載之云○理亂篇曰憂懼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輒起高於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逞勇力與我競雄雌南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勢不足復救地始有繫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辱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尉尉皆凶害腹詛幸我之不戒詞與辭而以奮其前志詭旨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豈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闕孔數千無所復用其辜實有百萬無所復奮其勇彼後嗣之為聖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過奔其私嗜騁其私欲君臣實淫上下同惑目極兩賊之觀耳窮鄭衛之聲信任親愛者盡後詭容悅之人龍貴隆疊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使饑狼守虎廚饑虎牧羣取邊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編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乳哺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使勢去猶不覺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

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高理者取一切而已漢興以來相與同  
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豈人  
之大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尋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城郭奇賂寶貨巨  
室不能容萬牛羊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優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  
錯而不敢進三牲之內莫而不可食清醕之酎賤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  
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賞也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者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  
之時踴為天踏厚地猶恐有鎮壓之禍也魏注云踴也連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竟矣不  
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奸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救之罪豈嗟乎不  
知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使於物者  
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礙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跡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愛而不如前  
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興之初分王子弟妾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馳逐自恣  
志意無厭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言雖藉親屬之恩蓋薄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  
稍割奪耳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汚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漢其根本輕其恩義矯尚傲一日  
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權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權  
已去智惠已來聖子曰智惠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  
收其英世之權校其澁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者之人此變之善可  
遵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富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圓身無半通者綸之命命有錄如玄日論  
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禁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

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飲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  
禁疎濶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效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並齊民財之豐實正風俗之奢儉非升  
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取而宜規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死鉗下死鉗則得鞭笞下獨也死者  
不可復生而死者無傷於人兒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獲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  
賂遺譟譟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斃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  
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懲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贖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  
應恐非帝王之過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獲哉曰若前政以來未嘗枉害  
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言善人有罪是為惡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文曰罪文今令五刑有品輕  
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過亂為數之行甚重皆勿殺嗣周氏之祇典三典以佐王刑刑國結  
方續宮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殺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  
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澆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  
相數閱番什伍以相連持限天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未  
作以一本業敦敦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敦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  
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審苛刻以絕煩繁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  
常課之有限安甯勿懈備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  
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  
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以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  
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

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  
以無為事之以無事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舉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  
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有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豕豕盜跖主征稅惡復  
論損益之間哉論音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君子然後無憂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也蓄積非橫  
賦歛以取優饒也奉祿誠厚則剽削貿易之罪適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灾不足苦也故由其  
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害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灾流行開倉庫以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  
弊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產者為高麗食者為  
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成取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挈而失才能非立功  
之實也日拘束而繫其身以廉舉而以貪去取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以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  
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手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算以待天下之君子也今通肥饒之率計  
稼穡之入令歲收三斛斛取一斛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今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  
有警一面被災未達三年校計寡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  
一名之曰額况三十稅一手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更食白粟給祿班未定有父曰粟文可為法制畫一  
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主而理天下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威之以御  
史大夫自高帝建於孝成國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存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  
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光武皇帝愷數世之失權忿讜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  
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而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輩觀其實  
類用其私人誦詞誦詞音愚言為望舉會錢狀民怨氣並作此皆成宜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

免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整謹慎常習政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意足以居斯位孤貴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嘗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綱右手制其喉悉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天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高實憲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高節大略歸乎固根柢革易時敵也夫道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爭嘗試妄論之以為世非胥廷人乖戾飲化連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奸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異其分則一毫以乖何

以言之至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樸遮行用明居晦回次於次音覆時次音不齊一也與戈陳垣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緇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為公族竊國儲寬

慘臣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政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地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為履履霜嚴由崇儉楚楚衣服或在窮窮疎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欽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

乎國風周秦未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錫鼎事有可

詳三章在令取責能約能子產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太叔致猛政之覆國子流遺愛之涕國子虛宣孟改冬日之和宣孟嘗大夫趙盾也左傳曰趙盾平陽備畫一之法平陽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

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者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東名賢者以柱下為誕席上儒也柱下老子也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敵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萬

論將為敵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豈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歟全

贊曰管視好偏聲言難一救後雖文矯遲必疾樂端自理滯隔則失詳觀時靈成昭政術

考明皇帝九子

千乘哀王建 陳順王羨

彭城靖王恭

樂成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梁節王暢陰者

淮陽昭王炳

海陰悼王長

章帝曾者

樂成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梁節王暢陰者

論曰晏子稱夫人坐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順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

以成其度高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十萬馬后為言而不得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

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家諸侯祥有至於櫛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亂八國懷敬嚴重彭城尊德下邳嬰極梁節那惑三藩風齡謂三藩千乘淮馬黨惟

荒武

東家先生東漢書卷之十五

列傳

李膺平之

李膺字叔安安定臨涇人少習韓詩教授諸生辟司徒掾處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

慰撫北狄○過山川屯田東路皆屬國百餘營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

皮服布被○後徵拜高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諸國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主番國之使胡之高賈

數遺掬奴婦兒馬金銀香寶之類一無所受後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詣洛陽

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志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濟

陳禪

順帝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內所畏為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永甯元年西南夷國王禪禪後反獻樂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司馬之禪獨離席大言曰昔魯魯為夾谷之會齊作條儒之樂仲尼誅之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夾谷孔子稱相齊矣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勅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西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詩君云南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為玄菟侯城障尉○會北匈奴入遠東拜禪遠東太守胡愷其成德遠遠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住曉牲之單于隨使還都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遣以胡中珍貨而去

龐參

順帝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初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虛石水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遣鄧鴻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眾以待其疲會樂單上疏薦參曰臣聞鸞鳥累百不如一鴞昔孝文帝馮唐之言而赦魏高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高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令羌戎為患大軍西屯宜赦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陽還○四年羌寇轉賊兵費日廣參奏記於鄧鴻曰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名救金城而實因三輔三輔既困還復高金城之禍矣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守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衆而近之徭役煩數休兩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鴻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眾多不同迺止○拜參



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進一大本水一孟置戶前自抱兒搔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傲參息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雜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歎也於是歎息而還棠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還護羌校尉叛羌懷其恩信時先零羌凌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羌與行征西將軍帥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既已失期地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馬融上書請之曰龍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今皆幽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普侯使復其位左傳曰荀林父及楚戰於邲許之士貞子嫁曰其敗之也如孟明視喪師於殽秦伯不替其官普侯復其位左傳曰普侯敗績於殽秦伯不替其官日月之食何預於明普侯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殽秦伯不替其官明政晉景行赤狄之士左傳曰晉侯敗赤狄逐滅之普侯實于室亦實士貞子之秦穆逐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懂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此佐於聖化書奏敬參等為大鴻臚盧誦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為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毀因災異免復為太尉病罷卒於家

陳龜事威

陳龜字叔珍上黨法氏人法公反家世遠將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愆者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遠將軍龜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鬻勇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奉鷹揚之任詩曰鷹揚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補音覺又音墾薄土也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以來匈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兵者或舉國掩尸盡種戍滅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宜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

馬桓護羌中郎將校尉閻綬文武授之法令除梓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史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慈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現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愍乃更選出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懾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也經常歲以億計○梁冀與並素有隙譖其沮畏國威挑取功譽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還乞骸骨歸田里

### 橋玄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舉孝廉補洛陽左尉左尉時是人也為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駁為所辱棄官還鄉里○俄為漢陽太守郡人妻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為吏稱疾不就玄怒勸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益固爭不能得寢曉岐岐堅卧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適止時頗以為讖○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又在公位而薦球為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迺稱疾就醫里舍○初曹操徵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天下者其在君子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愴悽致祭奠

論曰任棠妻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解三命廿十日原書當魯橋從橋則始漢陽之幽人乎龐參

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眾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焉橋玄舍妻岐以道不得以力逼如令其道可忘則強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子貢曰甯費千金不失士心昔陵干

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貴必有所屈賤亦有伸矣

贊曰李交勳身甘儼解饋糧為君隱之死靡貳龜習遠功參起徒中橋玄識運先覺時雄

崔駰子瑗

崔駰字季伯涿郡安平人祖孝王莽時為郡文學甄豐舉為步兵校尉駰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

不訪儒士此舉妄為至哉遂投劾歸不自始有後以爲建新大尹即日建新券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

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遂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地澤志曰即國以門下

椽倪敬諫家地強起班春班布春令所至之縣獄犴填滿御手歎曰蒙流涕曰嗟乎刑罰不中地臨人於穿

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有父曰深更當作史想言之極朝廷初政

位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或曰抑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

命在傳和文公十遠於解史曰利人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自以宗門受

僞寵慙愧漢朝遂辭歸不任○明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書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與班固傳

毅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違任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立靜將以後名失實駟擬楊雄解嘲作違首以答

馬其辭曰或說己曰子緼積六經緼也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

九重也窮至蹟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

樹靡陰獨木不林隨焉之宜道者從凡於時太上命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儉而布官法三王臨難洋以恢

儒疎軒冕以崇賢率情德以勸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錙銖於明習不以此時攀台階

闕紫閣披高軒望未闕雲竊感馬胡為嗷嗷而久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

而失吾之度也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足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君子通變客審所履故士

或掩目而湖滑前子曰北人無澤也或盟耳而山樓燈也或許由子武仲德於滿澤

由以有乃或草耕而僅飽呂氏春秋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或木如而長飢說死乃飽然天下而履焉

而不采在後漢書是人也耕而食楚王問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或屢黜而不去論語曰柳下惠

或冒約而干進文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等於王公或以漁

或以漁

父見此於元氣說西伯出攝下之曰或使若夫於總墓路或反凶虛橋流怪垂篇蔓

上下相承於是乎賢人授手救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當以公道而陶鑒之道以水受高祖政而

子屠虛高祖曰此日吾此將問以東誰可也功為不散而曹錄當定天下結不解而陳平權且

困用陳平計出及其東合道從克亂阻衝乃將健之主冊顯功銘於吾之治

師知信品吉之最勤業襄之鍾氏銘銘景鍾此兼言實也與其有事

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合聖上之育斯人也獲以皇寶離以唐文

之眾襄併品類之萬殊定差同量環治之濟也存而良馬繫也

不為之稱越於不為之數數猶祭也疏角反悠悠罔極亦各有得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

登牆而樓處叫呼銜驚駭程自表非隋和之晉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華

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厲局而不已也昔孔子起威於夾谷傳見後要嬰發勇於崔杼傳見也曹劇舉節

於柯盟文記曰首謀事密莊公將與齊戰三敗齊軍戰地為將相下嚴克捷於彌梁而三北也母死

日魯神連向人也燕將下齊師城包胥望辭而存楚左傳曰楚昭王為吳所敗後楚中唐且

華爾以悟秦王曰大王之教不至是王亡一萬乘之規而強二敵之晉楚秦王悟發兵救起

華爾以悟秦王曰大王之教不至是王亡一萬乘之規而強二敵之晉楚秦王悟發兵救起

華爾以悟秦王曰大王之教不至是王亡一萬乘之規而強二敵之晉楚秦王悟發兵救起

華爾以悟秦王曰大王之教不至是王亡一萬乘之規而強二敵之晉楚秦王悟發兵救起

華爾以悟秦王曰大王之教不至是王亡一萬乘之規而強二敵之晉楚秦王悟發兵救起

華爾以悟秦王曰大王之教不至是王亡一萬乘之規而強二敵之晉楚秦王悟發兵救起

而報趨日羅年十二帝奉相品不屏秦使張唐往相原更見廉於壺澹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食叔使處原宣孟收德於束捕品時曰趙宣孟將之徐見原下原人止垂下食而莫札結信於即木史免叔既反原君好札則札知之使上國原奉致自於門女夜原與而婦人赴而此之男子閉戶不始日手札使通徐君乃解解柱徐君家樹原回明仁於度程程翠麟義於趙武傳度本多詳僕誠不能編德於數未飲還至徐徐君允乃解解柱徐君家樹不連門之七國人不顯其私者為舉告人之行序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行方岳駮上四禮謂本四詳漢德辭甚曲美帝嗚嘆之謂實憲曰公愛班固而復獲駮此崇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駮因此候憲慮履迎門嶺山蜀反捐為上客及憲為車騎將軍辟拔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駮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後以數諫憲稍疎之出為長也駮自以遠去不得意卒於家所著詩賦銘尚書記表等合二十一篇中子瓌

崔琰

琰字子玉傳父業明天官世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時北師與馬融張衡相友好家安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為御史以事獲棄即發于獄也獄掠善為禮琰問者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舉茂才連汲令名為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遷濟北相時李固為太山太守美琰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郡國舉傳以贓罪奏琰琰自訟得理出琰善為書記藏銘所著賦碑銘贊頌七蘇琰其之知高陽文學官志之類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為文者皆自以不及琰安士好著書賦詩有饒算極滋味不問誰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子寬時知吏後得在具於不交事探於有覽

崔寔

寔字子真少純好學相桓帝初舉至孝獨行除為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

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確口角反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爲一適置之生側其辭曰自堯舜之

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

立中興之功者爲嘗不賴賢哲之謀乎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政令垢罷垢罷也上下怠懈風俗彫散

人庶巧偽百姓怨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在節辭然後適理哉期於補綻決壞

枝柱邪傾禮記曰本葉疏解糾疏請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甯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道時定制權謂

權謂其時而定法步驟之差各有云設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牽古不

違權制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掎奪謂以法文實違主國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

況可慮始今既不能純法八世三皇五帝也當作代說已見前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者

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當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

姦宄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也也虜勳祖廟享號中宗算法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多行寬政威權始奪

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鑑昔孔子作春秋褒辭桓懿普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

道哉誠違權救敵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有包茅不貢晉文公召桓聖人能與世轉移而俗士苦不知

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天熊經鳥仲難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

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莊子曰吹噓乎吸吐故納新然經鳥仲此導引之士也秦問曰人傷

也音爲國之法有似理身乎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

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

多恩貸取委其轡馬臨其街四杜橫再皇路險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德法爲街勤以百官爲轡蒙善御

未反附脫也方將勒韉轉以救之豈暇鳴和鑿清即奏哉何休注公羊傳曰附以木街其口相臣爲反

設賦馬勳則繁鳴 昔禹相含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狡之令釀制新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  
雖除肉刑當剝者答二百當斬左趾者答五百當斬右趾者梟布右趾既頰其命管槌者住住至死雖有  
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定律減管輕槌自是之後管者得全  
通見前書 以此言之文帝適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致堂胡氏曰崔寔之論出於子產子產曰太上有德服民其次莫如猛此蓋王遠既熄聖人之道不明  
在上者無修己以敬之仁民不化服而懲齊之之難也故甯以刑辟行政趣目前之效爾季康子問孔  
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夫無道跡可殺也聖人猶不以殺為善也子產崔寔之論雖以矯枉然特不知人主高嚴有  
司承望刑辟深切必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帝王之治不聞其高嚴也傳所謂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  
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者非孔子之言也豈有仁人為政先致慢慢則糾之  
又從而濟之者乎易經論孟之訓未嘗有猛暴之稱舜曰御眾以寬仲連稱湯曰克寬克仁克之君德  
曰寬以居之孔子谷子張問政曰寬則得眾故居上不寬比之臨喪不哀為禮不敬以無其本也是故  
天地之常理古今之通誼也司馬氏所謂柔懦姑息有罪不坐犯法不誅者豈寬之理哉所謂恩施目  
前蓋究得志綱紀不立者又豈仁之道哉

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式三王蓋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前全之政蹈稽古之蹤  
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獲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風俗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  
而已○寔後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寔至斤膏儲峙  
為作紡績織絰之具以教之雖布也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定整厲士馬嚴烽候

廢不敢犯常為遠嚴為第 ○母劉氏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常訓定以臨氏之政愛之善讀母有其勛焉

○初是父平割實田宅起家也曰妙反 奠託資產居焉因窮以酷釀販鬻為業時人多以議之竟

終不改亦敗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任官自父曰審文 憲位造郡而愈貧薄及卒家徒四壁無以殯故所著

碑藏銘祠表記凡十五篇○夏從兄烈當帝時開鴻都門積貴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髮各有羨其富

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勳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

時因博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又拜日天子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斯可至于萬新同也 改葬也

也烈於是聲譽衰減嘗問其子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美稱應位卿守論者不謂當

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矣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壞其劉吳烈怒舉杖擊之鈞狼狽而走烈罵曰

死矣父槁而走孝乎以武官 鈞曰竊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止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原以沈淪典籍遂為儒家文林駟駿雖先盡心於責賦而能終之以告正則其歸

首異夫進趨首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瓊鄰郡奉贖以結好侯禮曰士相見之禮警冬 由此知杜喬之

效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冕錯之徒不能過也

贊曰崔為文宗世禪雕龍對向列錄曰 韓相傳也韓相傳也 文建新恥潔推志求容永矣長岑子遵之險不有瓦

道易取泥沉瓊不言祿亦離寬孱子真持論感起昏俗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若

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效時新序曰中唐秋明投河崔嘉 及其止也則窮

棲茹殺賊暫以迷國太原閻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不及也黨見其舍飯飲水遺以生

絲受而不食皇南廷高士傳曰 實見仲叔無差道之生建武中 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

仲叔曰我欲 用耳今更作煩和受而不食

十七史洋節 卷十五 東漢



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辭也。辟而不問，及笑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案：羅曰：如自投劾狀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安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

內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過。歎曰：聞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德，字君大，少亦修清節，嘗財千萬，父越卒，數與九族，匈奴寇其本，縣廣武間，德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門。光武徵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驛騎將，軍開，更聞，送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定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驛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東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驛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喜于數，其可損乎？處焉，為匹，其可減乎？左右恣橫，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適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若辭曰：若何？遂隱身不出。若二子可謂藏去就之概。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而己哉？孟說時審己以成其道。為余故，特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 周燮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生而欽順折道，貌狀駭人。魏曰：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也。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也。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也。

吾國聖賢多有異說，伏義生首，各門與我宗者，迺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皆養而後，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身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習問之好，舉孝廉，賢良方正，持徵召，以疾，避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魏曰：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也。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也。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也。

及南陽馮良，二鄰各遣巫，蘇致禮，宰殺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勤寵相承，若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變曰：吾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魏曰：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也。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也。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也。

綸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魏曰：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也。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也。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也。

自載到潁川陽城道生送歌一曰字透解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良字君即少  
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馳在廡候也因壞車校馬毀裂衣冠延遠鄉里志行  
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過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  
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一作閔所未及勞閔送曰子國有顏子甯識之  
乎閔曰見吾叔度即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惘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  
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不及既視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  
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敗  
先佩印綬矣太守王粲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鄙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閔字奉高閔  
字夏甫此下言奉高高時聞憲作閔也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汎音紀雖清  
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濁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  
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班班音比據說文當無以道綱性  
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稷侯江安北將以為憲隲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辨其分清濁未議  
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今洪州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陳蕃為太守以禮請

暑功曹魏錫而退善在郡不接賓客惟樵采持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守皆不就尚書令  
陳善等薦處士穆章徐樾彭城姜肱汝南袁闓闓見表安傳謝承曰闓少修志京兆袁者見袁彪傳謝承書曰者少修節操潁川字晏  
德行純備可登三事拒帝過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垂不至帝因問者曰徐穆袁闓袁者善為先復善對  
曰闕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者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鑿自離至於樾者吳自江南卑海之  
城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樾善為大尉黃琬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樾負樾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  
酒薄登器畢而去不告姓名時四方名士會吳郭林宗等疑其樾也地遠能言語生才谷輕騎追之及於  
塗容為設飯共言樾樾之事臨訣去請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還賢處  
及林宗有母憂樾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廡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子生芻一  
束其人如玉玉上雖曰或稱行所食主人之誠吾無德以堪之靈帝欲滿輪聘樾會萃

友版

美臆字伯淮彭城廣成人臆與二弟仲海孝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謝承書曰臆為孝事繼母臆兄弟同被殺以慰母心  
嘗與季江竊卽夜遇盜於道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謝承書曰惟與季江行過野墟為賊劫殺其兄弟臆謂曰弟幼父老所請季江  
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費節專執朝事徵臆為太守臆馳私告其友曰吾以虛薄實遠藉聲價明明在上  
上擬當固其本心況今政在閭宦夫何為哉迺隱身遯命遠浮海濱賣卜給食及卒弟子劉操追慕臆德  
共刊石湖之

申屠靖

申屠靖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饒氏

女玉為父報讐殺夫氏之黨更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或漢書曰同縣女報玉為父報讐殺夫之從母兄手姑執玉告吏配欲論殺玉

婚時年十五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道明時高當旌表虛墓況在清醜而不

加哀矜配善其言玉得減死論○婚家貧備為漆工同郡岑色深重婿及椒州辟延讓之曰申屠蟠累氣

玄妙性敏心通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埤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

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許

橫議是未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婚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稱議列國之王至為擯許

先驅文叔卿行如燕昭王卿幸有玩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地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

二年滂等果罹黨錮大將軍何進必欲致之使婚同郡黃忠書勸曰昔人之德遭時則放聲滅迹翼棲如

藏滂也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是詞曰被髮狂歌翼子被髮狂歌翼子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

籍裝衣哀事異昔人而欲速蹈其跡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婚不答而終全其志

贊曰環寶可懷貞期難對道尚遠運理用同廢與其選棲豈若蒙垢任亂悽悽碩人陵阿窮退茹伏明

安甘是埋暖地沉也也